詩經類考

詩經類考卷之二十六

明武塘沈萬鈳仲容采輯

說詩異同考

國風下　王

黍離篇

謝氏曰天王而没于夷狄天地之大變中國之大耻東周臣子之大讎也文武成康之宗廟而盡爲禾黍聞者當流涕矣心揺揺而不忍去天悠悠而不我知能爲閔周之詩者一行役大夫之外無人也不知平王而聞此詩也亦有惻于中否乎吾觀書至文侯之

命知平王之不足有爲矣王室之盛衰故都之興廢悉置度外于黍離之詩重有感也夫○通釋曰小弁詩曰踧踧周道鞫爲茂艸我心憂傷惄焉如擣正若此詩之意然則黍離之感不待大夫行役之時已兆于褒姒母子僭亂之日矣○林氏曰春秋歷十三王君無弑逆之禍臣無專擅之變外弱而內固枝傷而幹存故晉齊多叛臣宋鄭多叛親魯多叛邑衛多叛民而周無僭逆之亂齊俗好遊泰俗好兵晉魏之俗褊鄭衛之俗淫而周無變異之風齊作內政晉作爰田魯作丘甲鄭作封洫而周之政則守先王之政晉

大夫貪鄭大夫侈魯大夫抗齊大夫驕而周之世臣則貴先王之禮齊晉有世臣而無公族宋衛有公族而無世臣權在世臣則雖強而亡權在公族則雖存而削惟周之立國則兼而有之親疎相制本枝相維凡此者皆非諸國之所及也故秦雖免冑而過門楚雖觀兵而問鼎吳雖告勞而衿功亦終懾服內聽而不動況中國之君乎○箕子稱紂狡童則以諸父自尊也周大夫稱君何人則以臣諱君也古人于破亡焦慭之餘乃猶慎重名分如此○劉向新序曰衛宣公之子壽閔其兄伋之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

蓋本魯詩然王風之首不可以爲衛詩也○曹植曰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殺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韓詩云黍離伯封作也離離黍貌也詩人求之不得憂懣不識于物視彼黍離離然憂甚之時反以爲稷之苗乃自知憂之甚也太平御覽○詩說曰幽王伐申申侯逆戰于戲射王殺之立平王于申自申過洛命秦伯帥師逐犬戎于鎬京尋遣尹伯封犒秦伯之師過故宗廟宮室秦人皆墾爲田咸生禾黍旁皇不忍去而作序與朱註同

君子于役篇

爾雅云雞鑿垣爲塒李巡曰寒鄉鑿垣爲雞作棲曰塒○說文云西鳥在巢上象形日在西方而鳥棲故因以爲東西之西或从木棲○說文夕暮也从月半見月滿則夜見半則夕見故也○禽經云陸鳥曰棲水鳥曰宿○羊長露而早歸○桀爾雅云雞棲于弋爲榤音桀又云樴音識謂之杙注橜也音厥○序曰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謂在家君子思在外君子僚友之危難也○文武盛世采薇杕杜皆有勞詩四牡之使行義何時勞之曰周道倭遲尹吉甫在鎬不過千里勞之曰我行永久使臣以

禮當如是也先王以人道使人今以牛羊使人而不知牛羊之歸猶有期也○詩說曰戊申者之妻所作

君子陽陽篇

孔疏云房在室旁出入處也按古人之居中爲室室之東爲東房西爲西房自東房入北階通後堂則東房卽所由之路也○按少牢饋食禮主婦薦自東房益大夫東房西室正婦人出入之地○翻釋言云纛也李巡曰舞者所持纛也又云纛翳也郭璞云今之羽葆幢舞者所持以自蔽翳也○禮書云舞者所建以爲容非其所持者也○按爾雅云纛翳也山海經

云五采之鳥名翳疑卽雉也○敖箋云燕舞之位○
錢氏詩說云敖遊也因謂敖處爲敖猶周禮云囿遊
也○名物疏云鄭以此篇之鼓簧爲房中之樂故以
敖爲燕舞之位燕是燕息之燕非燕樂之燕也天子
房中之樂以周南舞未詳此云執翿葢文舞矣周禮
旄人祭祀賓客舞其燕樂謂燕舞之時舞四夷之樂
與此燕舞不同○序曰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
仕全身遠害而已○毛氏曰國君有房中之樂○疊
山謝氏曰東周之季君子高蹈遠引自得其樂多矣
未聞以相招祿仕爲樂者也進不能捐軀以報國退

不能潔身以全道呼儔引類仕爲伶官陽陽志得而意滿君子當如是邪古之仁人憂不在一人而以天下之憂爲憂樂不在一身而以天下之樂爲樂位其朝食其祿視其國治亂安危漠不加欣戚仁人不忍爲也世道交喪其爲君子者如此嗚呼周轍何時而西乎○詩說曰景王好音而士遂習音君子諷之而作

揚之水篇

孔氏曰言甫許者以其俱爲姜姓也周語曰申呂雖衰徐許猶在此四國皆四岳後也六國時秦趙同爲

嬴姓史記漢書多謂秦爲趙亦此類旣重章以變文又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成甫許也○呂氏曰平王成申與晉平王城杞相類○序剌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彼其之子謂獨處在家者也○箋云激揚之水至湍迅而不能流移束薪喻平王政教煩急而恩澤之令不行于下民○詩說曰剌子討申侯殺幽王之罪伐申侵甫及許平王遣兵戍之周人怨之

中谷有蓷篇

周官行于盛時每遣小行人賙委其凶荒今也不然

室家相棄可柰何哉○序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耳

兔爰篇

羅爾雅云鳥罟謂之羅郭云謂羅落之○周禮羅氏掌羅鳥鳥蜡則作羅襦中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行羽物注襦細密之網○禮記曰鳩化為鷹然後設尉羅○名物疏云按鳥罟曰羅朱傳云張羅本以取兔者蓋正釋則定散文亦通也周禮羅氏掌羅鳥而郊特牲云大羅氏天子之養鳥獸者諸侯貢屬焉莊子削格羅落罝罘之智多則獸亂于澤是取獸得稱

羅也大東傳云畢所以掩兎而鴛鴦詩云畢之羅之兎罝謂之罝而西京賦云結罝百里實兼諸網名而言之凡如此類竝得通也○畢罿釋器云繴（音壁）謂之罿罿罬（音拙）也罬謂之罦罦覆車也孫炎曰覆車網可以掩兎郭璞曰今之翻車也有兩轅中施罥以捕鳥展轉相解廣異語○韓詩說云施羅于車上曰罿○東漢書注云畢雉網畢今之翻車大網也○序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畔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也其指桓王葢據春秋傳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事○詩

說曰趙歎殺萇弘周人傷之而作○毛傳爰緩也言兎無所拘制爰爰然而緩有雉離于羅網之中而急此二者緩急之不均以喻王政有緩急用心之不均也○呂東萊曰此因所見爲比也兎之大此諸侯雉之小以自比言諸侯之背畔者恣睢自如而周人反受其禍也○馮時可詩臆曰詩以雉兎喻政于義遠矣故朱子不从而自爲之釋以比君子小人然此爲王師敗傷而作其詞危急何暇及于君子小人哉蓋是時周桓王以諸侯伐鄭戰于繻葛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則所謂陰敎得脫者

指列國之卒也所謂雉罹于羅者指王卒也

葛藟篇

許氏曰葛藟本生于山谷丘陵河滸非其所也以興己之失所胡氏呂氏皆祖此○毛傳興意同朱註○葛藟猶能庇其本根似此詩托興之義○爾雅云岸上滸又云滸水厓○涘說文云水厓也爾雅云涘爲厓郭注謂水邊○漘爾雅云夷上洒下不漘李巡曰夷上平上洒下陗下故名漘郭璞曰厓上平坦而下水涘爲漘不發聲也○昆爾雅云昆昆同兄也注江東人通言昆○人所惡莫若死而兎爰曰尚寐無覺人所

尊莫若父而葛藟曰謂他人父嗚呼禍亂迫脅一至于此而周道不可挽矣○序曰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皇甫士安以爲桓王詩

采葛篇

序曰懼讒也○李氏曰人之讒人多因其不見則乘間而讒之○葛可禦暑者本支聯屬比君臣之情義相維也今君棄予則其節誕矣故興以采葛而賦焉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言思之如三月之久也蕭可薦祭香氣上達比君臣之誠悃相通也今君棄予則蕭條甚矣故興以采蕭賦焉一日不見如三秋兮言憂思

如秋之蕭索也艾可療疾蓄久益善比君臣之憂戚相關也今君棄予則病益深矣故興以采艾而賦焉一日不見如三歲兮言過強仕而至艾終無見君之期也故思之更極其切也故曰于采葛見慕君之至行道之極也見田子藝說但蕭索與年及艾與采蕭采艾又爲一意矣豈興而比不嫌複邪焦氏筆乘○詩說曰賢者被讒見斥于野閔之而作○箋首章興者以采葛小事喻臣以小事使出大事容或多過小事當無咎愆但楷王信讒之故其事雖小一日不見于君已憂懼于讒矣○彼采蕭者喻臣以大事使出蕭所

以供祭祀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也○彼采艾者喻臣以謀事使出艾所以療疾也

大車篇

春官典命職曰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謂大夫爲子男卿爲侯伯服亦以此爲節袞冕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鷩冕則衣三章裳四章凡七毳冕則衣三章裳二章凡五絺冕則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七者自華蟲以下五者自宗彞以下三者自粉米以下衣繪而裳繡考工記五色備謂之繡㳀繡襟五色其青者如菼其赤者如璊此

各舉其一耳○大車疏云巾車職云大夫乘墨車然
則王朝大夫于禮當乘墨車以大夫出封加子男之
服則乘諸侯之車此大車蓋革路也○璊說文云玉
經色也經頳同禾之赤苗謂之虋言璊玉色如之○穴
箋云塚壙中也○禮記云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
未之有改也○序刺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
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全篇俱述古
而刺今意在言外末章謂古大夫聽訟之政非但不
敢淫奔乃使夫婦之禮有別生則異室而居死則同
穴而葬其有禮如此今汝大夫謂此言不信乎我言

有如皦日可信者今大夫聞于古禮耳

丘中有麻篇

序思賢也莊公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毛傳謂留大夫氏子嗟字也子國子嗟父也其父子在朝有功今放逐在外國人睹其業而思之言丘中墝埆之處所以得有麻麥果實者子嗟子國之所治也庶其肯徐來以从我乎且將來食乎○次章正義曰民思之乞于飲食故言子國其將來我乃得有食耳○末章正義謂以美寶喻美道謂在朝所施之政教○埤雅云麻以衣之麥以食之又有李焉且

皆丘中植之則留子之政修矣此人之所以思之○呂子曰子產相鄭桃李之垂于街者莫之援也然則丘中有麻又能使人不盜也○曹氏云留本邑名其大夫以爲氏○路史留國名陶唐氏後云長子之後妘姓留也○名物疏云按留古劉字說文有鐂而無劉漢因讖有卯金刀之說妄也丘中有麻王國之風所咏當爲周地今河南緱氏縣有劉聚周大夫劉康公劉夏劉摯劉狄皆食采于此非鼓城之劉也

鄭風

緇衣篇

袁仁毛詩或問云德稱其服故曰宜德服俱美故曰
好德服俱大故曰蓆○釋文云蓆儲也○說文云席
多○考工記曰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孔氏
曰緇衣卽士冠禮所云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是也卿
士朝于王服皮弁不服緇衣退食私朝服緇衣以聽
其所朝之政也○館正義曰考工記王宮之制內有
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室如今朝堂
諸曹治事之處也此武公自國都入王朝之寓舍○
粲傳云粲餐也諸侯入爲天子卿士食采祿○周禮
疏云載師家邑任稍地則大夫之采也小都任縣地

則六卿之采也大都任畺地則三公之采也古者祿皆月別給之若今月奉○爾雅云粲餐也郭璞曰今河北人呼食爲餐○朱傳或曰餐粟之精鑿者○說文云稻重一秙(音石)爲粟二十斗爲米十斗爲毇(音毀)爲米六斗大半斗爲粲○按史記世家及國語幽王八年以鄭伯友爲司徒卽桓公也和集周民周民皆悅河洛之閒民多思之爲司徒一歲幽王以褒后故王室治多邪諸侯或畔之于是桓公問于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史伯對曰獨雒之東土河濟之南可居公曰何以對曰地近虢鄶虢鄶之君貪而好

利百姓不附今公爲司徒民皆愛公誠請居之以周難之故寄賄與帑焉不敢不許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公若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虢鄶之民皆公之民也于是卒言王東徙其民雒東而虢鄶果獻十邑卒國之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九年而王室始騷十一年申侯與犬戎入寇弑王于驪山之下桓公死之子掘突立是爲武公與晉文侯衛武公秦襄公共立故太子宜臼是爲平王王即位錫命鄭伯繼爲司徒蓋平王申出武公娶于申以婚姻之故迎王于申而立之平王德其立巳之功故使之世其職

也春秋責備賢者則桓之陰謀得國武之娶于逆黨不無慙德周人愛之特以其善于司徒之職耳然桓武雖皆善職而世繼其美者猶可愛考之周禮大司徒因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暴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愼德十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施于

家邦必自身教始也然周之東遷武公為政觀于王風祇見其憂愁暴怠甚且不樂其生室家相棄而無復敬讓親和安恤中節之俗無乃身教猶有未至邪其子莊公不肖非惟有克段于鄢之惡而繻葛之戰射王中肩罪莫大焉周人遂畀虢公政而緇衣之意衰矣傳曰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武公之謂也嗚呼世濟其美厥惟鮮哉○按左傳及鄭世家武公生莊公莊公娶鄧曼生太子忽是為昭公又娶宋雍氏女生公子突是為厲公又生公子亹公子儀春秋桓十一年夏五月莊公卒而昭公立其年九月昭

公奔衛而厲公立桓十五年厲公奔蔡六月昭公入桓十七年高彌年弑昭公而立公子亹十八年齊人殺公子亹鄭人立公子儀莊十四年傳瑕殺子儀而納厲公厲公前立四年而出奔至此而復入至莊二十一年卒前後再在位凡十一年厲公卒于文公踕立四十五年卒此其君世之次也○序美武公也父子竝爲周司徒善于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將仲子篇

園說文云所以樹果也○周禮太宰九職二日以園

圃毓艸木注樹果蓏曰圃園其藩也又云載師以場圃任園地園廛二十而一○孔氏曰有蕃曰園有墻曰囿園囿大同蕃墻異耳○詩序曰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不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莆田鄭氏謂此實淫奔之詩○詩說曰莊公欲陷弟叚授以大邑祭仲諫陽拒之大夫原其情而刺之○箋仲子祭仲也無踰我里喻言無干我親戚也無折我樹杞喻言無傷害我兄弟也仲初諫曰君將與之臣請事之君若不與臣請除之○諸兄謂之族○馮時可詩臆曰莊公

之畏父母兄弟也不敢肆其志意以傷人倫猶有仁義之心焉則詩人雖刺之而夫子尚與之所以繼緇衣也

叔于田篇

左傳初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姜氏惡之愛段欲立之請于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旣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已又收貳以爲已邑至于廩延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公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出奔共○此詩雖無刺語而所美者惟田

獵飲酒之事舍是蓋無足言者鄭伯克段京人亦叛之洵美且仁豈褢言哉蓋君子知幾者所作非小人黨惡者之言也不然公子居大都專事馳驅田獵沈湎于酒而人心歸仰亦何以見是非之公哉○田者獵之別名取禽于田因名曰田○白虎通曰四時之獵總名爲田何爲田除害也○狩何休公羊注猶獸也冬時禽獸長大遭獸可取○爾雅又云火田爲狩李巡孫炎曰放火燒艸守其下風○爾雅疏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夏小正云十有二月王狩冬獵爲狩陳筋革陳筋革者省甲兵也○

巷說文云里中道从䢼巷音从共皆在邑中所共也篆文从䢼省作巷○序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悅而歸之○國人注心于叔若此而公不知禁故刺之○或曰恐亦民間男女相悅之詞叚以國君介弟受封大邑有人民兵甲之衆不得居閭巷下儕民伍

大叔于田篇

毛氏曰田者大芟艸以爲防或舍其中然後焚而射焉孔疏云未田之前誓士戒衆止其閒教戰既畢乃出而驅禽納之于防然後焚此所芟之防艸而射之

一說火火田也焚除萊艸而田獵也○藪者澤也藪之爲言厚也左傳藪之薪蒸虞候守之○國語太子晉云古者長民不崇藪藪物之歸也○韓詩禽獸居之曰藪毛傳藪澤禽之府也○正義曰地官序澤虞云每大澤大藪小澤小藪注澤水所鍾水希曰藪地官藪澤共立澤虞掌之○具舉箋云言衆同心○名物疏云箋以爲列人持火疏云此爲宵田持火照之葢以王制云昆虫未蟄不以火田故爾雅曰冬獵爲狩火田爲狩此于田末必是冬則是宵田用火以焰也然大司馬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火弊獻禽以祭

社鄭氏云春田主用火因焚萊除陳艸皆殺而火止則春田亦用火四時之田皆然也○掤服虔云櫝丸葢也杜預云櫝丸箭筩也其葢可以取飲○華谷嚴氏曰用矢則舉掤以開箭既用則納矢箭中釋下掤以覆箭○鬯疏云藏弓之器○朱傳云弓囊也與韔同○說文韔弓衣也○禮書云弢韣音獨韔韇音犢皆弓衣也亦曰弓室覲禮言包干戈以虎皮詩言虎韔而韔韣皆从韋則古之弓衣以韋爲之詩言交韔二弓則一韔之內皆二弓以備鈌折○序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清人篇

孔氏曰狄入衛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侵鄭故使克禦之河上○正義曰介甲之別名酋矛考工記常有四尺倍尋曰常夷矛三尋記又云攻國之兵用短守國之兵用長酋之言遒也短也迫也○管子曰蚩尤爲劍鎧矛戟之屬○高飛曰翱布翼不動曰翔○呂氏曰投石超距勝之兆也左旋右抽潰之兆也左傳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右射以敢是車左主射也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車右主擊刺也不

以射而以旋不以刺而以抽所以潰與○中軍謂將
在鼓下居軍之中○周禮云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
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左傳云中權後勁○
序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
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境陳其師旅翺翔河
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公子鄭公子名素文公臣也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
之本故作是詩也○重喬毛傳累荷也謂刻矛頭爲
荷葉相重累也或謂兩矛之飾相負荷也○箋謂矛
矜近上及室題所以懸毛羽矜矛柄也題頭也室劍

消名也○或云彭爲髙克邑

羔裘篇

陳氏曰羔裘上下通服君純黑大夫間之豹以飾袪異于國君服色也○禮書云豹取其武而有文○序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諷其朝焉○詩說曰鄭子皮李子產思之追頌焉賦也

遵大路篇

袪釋名云虛也疏云袂是袪之本袪爲袂之末俱是衣袖○玉藻云深衣三袪袂可以回肘長中繼揜尺袪尺二寸○喪服記云袂屬幅袪尺二寸注袪袖口

也尺二寸足以容中人之併兩手○序曰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朱子舊註亦本此○呂氏曰武公朝葢多君子矣至莊公尚權謀專武力氣象一變左右前後無非祭仲高渠彌祝聃之徒也君子安得不去乎詩人豈徒勉君子遲遲其行感于事變懷其舊者亦深矣○末二句箋云子無惡我擥持子袂也我乃以莊公不速于先公之道使我然耳

女曰雞鳴篇

弋箋云繳射也○夏官司弓矢矰矢茀矢用諸弋射

註云結繳于矢謂之繒繒高也茀矢象焉茀之言刜
也二者皆可以弋飛鳥刜羅之也○埤雅云弱弓微
矢乘風振之曰弋○宜內則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
犬宜粱雁宜麥魚宜苽註云言其氣味相成也○八
音以絲爲君絲以琴爲君琴之爲樂出乎器入乎覺
而瑟實類之所異者特絲分而音細耳蓋琴則易良
瑟則靜好君子常御所以樂得其道堂上之樂也○
朱註觿燧箴管此皆事佩觿以解結燧以取火箴以
刺病管不知何用或曰卽玉琯也內則篇註云箴管
箴在管中也○序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

德而好色也○荀卿曰琴瑟以樂心益靜能勝欲好能勝惡靜好在德欲惡在色君子以道制欲則悅德而不好色小人以欲忘道則好色而不悅德鄭音好濫淫志淫淫于色而害于德鄭人作雞鳴古義以刺之

有女同車篇

序曰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婚于齊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娶之齊女賢而不取卒無以得大國之助至于見逐故國人刺之○按舜說文作䑞木槿朝開暮落少過時則後之矣忽當有功之時可取齊女乃過時而取他女故云爾○此詩曰同車則有御輪之禮

矣曰佩玉則有威儀服飾矣曰孟姜則有姪娣之勝矣曰德音則有婦德婦容矣故序以爲刺忽朱子謂詩有孟姜字遂以爲齊女而附之忽耳忽辭婚未爲不正而可刺其失國又特以勢孤援寡不能自定亦未有可刺之罪也○或曰同車喻同德也恐非淫詩女如季女斯饑之女蓋喻賢者也目色美者爲孟姜喻貴重有德也若淫奔且泯其聲迹又何佩玉之聞哉○楊升菴曰冶容艷態多出于膏腴甲族熏釀含浸之下彼山姬野婦雖美而不都縱有舜華之顏加以瓊琚之佩所謂婢作夫人鼠披荷葉故曰三代仕

宜方會穿衣吃飯苟非習慣則舉止羞澁焉有閒雅乎漢宮尹夫人之見邢夫人賈充家郭氏之見李氏亦可證也譬則士之有所卓立必藉國家教養父兄淵源師友講習三者備而後可采薪之女教之容止七日而傾吳宮釣渭之夫立之尚父三年而集周統豈理之常也哉

山有扶蘇篇

序曰刺忽也所美非美○呂氏曰山宜有扶蘇者也隰宜有荷華者也朝宜有賢俊者也今覿昭公朝不見子都乃見狂且焉則昭公所美非美可知矣○詩

說曰鄭靈公棄世臣而任孌人狂狡子良諫之○毛傳子都謂世之美好者也以興賢者○子充謂充實之善人

蘀兮篇

序曰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唱而和也○呂氏曰昭公微弱孤危羣臣相謂國勢如枯葉之待衝風難將及矣叔乎伯乎盍各自謀爾唱我則我和汝要汝矣要謂要結也蓋君不能唱其下自相唱和也○詩說曰鄭莊公卒公子爭立而齊楚交伐忠臣憂之欲相率獻謀以救其國故作此詩○箋謂不葉枯待風乃落

喻君言唱發臣乃上和

狡童篇

序曰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范氏曰昭公有狂狡之志而無成人之實孤危將亡君子憂之至于不能餐息愛君之至也夫不與我言不與我食則棄賢可知也然賢人豈以君不知而浩然忘之哉亦盡其忠愛以憂之而已〇程子曰春秋書忽止曰鄭忽蓋不以忽爲君故也不以爲君故詩人目曰狡童如魏頑鼠則更甚焉人心合而從之則爲君離則爲獨夫〇孔疏曰昭公雖年長而有狡好童子之

志左傳稱魯昭公年十九矣猶有童心亦此類也

褰裳篇

序曰想見正也狂童恣行想大國之正巳也○鄭箋曰狂童恣行謂突與忽爭國更相出入而無大國正之○歐陽氏曰彼大國有惠然思念我鄭國之辭欲來爲我討正之者非道遠而難至但褰其裳涉溱水而來則至矣諸侯衆矣爾不我思豈無他國思我者乎朱子舊註曰所以然者狂童之狂巳甚而不可緩也○按鄭六卿餞范宣子子太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子太叔拜宣子曰善哉子

之言不有是事其能終乎觀此則宣子似有終見正
已之義恐非淫詩朱子謂子太叔韓宣子之言斷章
取義之意也○詩說曰子良如晉作詩以寓靈公也

丰篇

序曰刺亂也婚姻之道缺陽唱而陰不和男行而女
不隨○子謂親迎者巷門外也○末二章因悔前不
行自說衣服之備望夫更來迎已乃呼彼迎者之字
叔兮伯兮若復駕車而行我則與之行矣

東方之墠篇

序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奔者也○有踐家室踐

事類注作竫竫善也言東門之外有善人可與爲室家也○藝文類聚竫作靜○疏云東門之墠除地町町其踐履則易茹藘在坂易爲阻礙其登陟則難與婚姻者得禮其人則近不得禮其人甚遠是男女之交不可無禮今鄭女不待禮而奔男故刺○次章踐淺也鄭以爲女呼男迎巳之詞言東門之外栗樹有淺陋家室之内生之栗在淺家易可竊取喻巳在父母之家亦然以栗與者栗有美味人之所嗜巳有美色亦男之所悅故以自喻則又謂男曰我豈不爾思乎但子不我迎耳女當待禮从男今欲男就迎故刺

之耳

風雨篇

序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子衿篇

衿傳云青衿青領也○爾雅云衣眥謂之襟李巡曰衣眥衣領之襟孫炎曰襟交領也○方言曰衿謂之交○釋名云襟禁也交于前所以禁禦風寒也○禮記云具大父母父母衣純以績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禮書云以績備五采以爲樂也以青體少陽以致敬也以素存凶飾以致哀也○孔氏

曰禮不佩青玉以青玉組綬帶之○名物疏按青衿之衿本當作襟爾雅又有衿謂之袸音踐衣小帶也士昏禮云施衿結帨釋名云衿亦禁也禁使不得解散皆謂衣小帶也○序曰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朱子謂疑同上篇蓋其詞意儇薄施之學校尤不相似也然白鹿洞賦廣青衿之疑問則从小序程子曰治世則庠序之教行有法以率之不率教者致移屏不齒又禮義廉恥之風所漸陶父兄朋友之義所勸督故人莫不強于進學及夫亂世上不復主其教則無以率之風俗襍亂浮偷父兄所教者趨利朋

友所習者从時故人莫不肆情廢惰爲自棄之人雖有賢者欲强之于學亦豈能也故悲傷之而已○毛氏曰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古者斜領下連于衿故謂領爲衿郭璞注爾雅曹大家注烈女傳竝云衿交領也○程子曰世亂學校不修學者棄業賢者念之而傷悲故曰悠悠我心縱不可以反求于汝謂往敎强聒也子寧不思其所學而繼其音問遽爾棄絕于善道乎○毛傳嗣音謂習音樂也誦之歌之絃之舞之○挑達毛氏曰往來相見貌箋謂人廢學業但好登高以候望爲樂而見于城闕也○程子曰賢者

念之一日不見如三月之久也蓋士于學不可一日忘廢一日忘之其志荒矣放僻邪侈之心勝之矣

揚之水篇

序曰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朱子舊傳曰兄弟既不相容所與親者二人而已然亦不能自保于讒間此忽之所以亡也○左傳忽突爭國而子儀子亹更立及莊十四年忽與儀亹皆死而原繁謂厲公突曰莊公之子猶有八人不得爲終鮮豈非終不相容雖多猶少之意乎○詩說曰兄弟爲人所間而被讒者訴之詞

出其東門篇

今之云字乃員之省文秦誓雖則員然注員云石鼓文君子員獵員獵員遊○序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箋有女謂諸見棄者也如雲者如雲之从風東西南北心無有定然非我思之所存也惟願使昔日夫婦更自相得聊樂我心耳○毛傳謂縞衣白色男服綦巾蒼色女服也願室家得相樂也○如荼毛傳謂衆多皆著喪服如荼之白

野有蔓艸篇

箋云蔓艸有露謂仲春時也艸之延蔓由零露潤之興民之蕃息由君澤滋之今君澤不流男女失時但願彼美好者得之邂逅耳○序曰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于兵甲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左傳鄭伯享趙孟于大叔賦蔓艸趙孟曰吾子之惠也鄭六卿餞范宣子子齹亦賦此詩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觀此似非男女相遇以自喜幸亦可見矣○詩說曰晉日季進郤缺于文公晉人美之

溱洧篇

序刺亂也兵甲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

焉○釋文蔺蓮也

齊

鷄鳴篇

孔子曰子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孔叢子○列女傳曰鷄鳴樂師擊鼓以告旦后夫人鳴佩而去故曰太師奏雞鳴于階下夫人鳴佩玉于房中○范氏曰聖人順天地陰陽之理觀萬物之情明而動晦而休故以雞鳴爲夙興之節至于虫飛薨薨則不獨以怠于政事亦非尚寐之時也君子之修身不以有事而蚤無事則晏其興居皆順天地之理所以爲常○

蟲爾雅云有足謂之虫無足謂之豸疏此對言耳散言則無足亦曰虫春秋考異郵曰二九十八主風精爲虫八日而化風列波激故其命字从虫虫之爲言屈伸也○序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儆戒相成之道焉○詩說曰衛姬勸哀公勤政而作

還篇

序曰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从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于田獵謂之賢閑于馳逐謂之好焉○呂氏曰齊以遊畋成俗詩人載其馳驅而相遇也

意義飛動鬱鬱見于眉睫之間桒其神者深矣夫豈一朝一夕所能反哉周遷商民既歷三紀之後畢命猶不敢忘其憂良有以也○地理志臨淄名營丘齊詩曰子之營兮○曹氏曰說者以茂也昌也皆地名

著篇

迎男先于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于廟而拜迎于門外壻執雁入揖讓升堂北面再拜奠雁盖親受之于父母也降自西階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輪三周取陰陽奇偶之成也既三周則御者代之矣出禮記大全○禮

惟天子不親迎使三公迎后魯哀曰冕而親迎不以
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
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古者士昏禮攝盛
此葢士攝大夫之冕服也○春秋譏紀子履緰逆女
時不親迎也○按詩人實無刺意但見其俟巳攝盛
故歷敘之○瓊許氏說文赤玉也升菴謂瓊爲玉之
光彩○統天子諸侯五色卿大夫士皆二色正義○
木謂之華艸謂之榮榮而不實者謂之英○箋謂人
君以玉爲瓊華此葢石色似瓊似瑩也○序刺時也
時不親迎也○顏師古以著爲地名出濟南郡著縣

東方之日篇

序曰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韓詩曰彼姝者子詩人之所悅者顏色美盛若東方之日程子曰日月照明則無隱蔽好惡莫容如朝廷明于上也今君不明故有淫奔之行刺其當明而昏也○門屏之閒曰闥 釋文 ○詩說曰齊莊公好女樂君子譏之○毛傳以爲東方之日兮猶言明盛之君兮日在東方無不鑒照喻君德明盛無不察理此明德之君能以禮化民民皆以禮嫁娶故其時之女言彼姝然美好之子來在我之室兮此子在我室兮由

其以禮而來故我往就之兮言古人君之明盛刺今之昏闇言婚姻之正禮刺今之淫奔也○姝毛傳謂初婚之貌○日以喻君月以喻臣

東方未明篇

序曰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朱子謂夏官挈壺氏下士六人挈懸挈之名壺盛水器葢置壺浮箭以爲晝夜之節也然未必皆挈壺氏之罪○隋志昔黃帝創觀漏水以分晝夜其後因以命官周禮挈壺氏下士六人掌挈壺以令軍井凡軍事垂壺以序聚㰌皆以水火守之分以

日夜鄭元日以水守壺者爲沃漏也以火守者　夜則

視刻漏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漏之箭晝夜共

百刻冬夏之間有長短焉太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

以器盛之箭各百刻四十八者取倍于二十四也大

率七日大半而易一箭春分則箭加長秋分則箭加

短　㓽出考　○末章程子曰柳柔脆易折之物折爲藩圃

非堅固也狂夫亦知其有限○郭璞云藩籬也種菜

之地謂之圃其外藩籬謂之園

南山篇

序曰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

詩而去之○鄭風淫矣而無淫及大倫者齊南山妹通兄衛鶉奔于蒸母大倫之變極有甚于此者夫子何爲舍此而惟鄭之戒葢通國之淫惟鄭爲極也若南山鶉奔之詩亦豈貸齊衛耶故樂記子夏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僻驕志葢以四國並罪而其旨實傳于夫子也○正義曰雄狐相隨綏綏然明是二雄狐相匹二狐俱雄無有别異失陰陽之匹以喻兄與妹淫亦失陰陽之匹也○二章毛傳云葛屨服之賤者冠緌服之尊者○箋云五兩喻文姜與姪娣傳姆同處冠緌喻襄

公也五人爲奇而襄公往从而雙之冠屨不宜同處猶襄公文姜不宜爲夫婦之道○三章从韓詩作由東西耕曰横南北耕曰由○周禮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判半也得耦爲合主合其半成夫婦也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

甫田篇

序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詩說曰齊景公恩于圖伯大夫諷之

盧令篇

毛氏曰言古者人君能有美德盡其仁愛百姓欣而奉之愛而樂之順時遊田與百姓共其樂同其獲故百姓聞而悅之言吾君之盧其聲令令然又美其美好且有仁恩刺今君田獵百姓苦之也①序曰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諷焉○詩說曰齊襄公好田君子諷之而作

敝笱篇

序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為淫亂為二國患焉桓當作莊○胡氏曰魴鰥鱮皆

魚之可制者也爲其笱之敝敗而不能制文姜本可防閑而制之由魯莊微弱不能防閑也

載驅篇

汶水出弗在北海朱虛縣其山合流于濟乃自魯來齊路也考之春秋姜氏會齊侯之地曰禚曰祝丘曰防曰穀無會汶之事則爲所渡之水明矣○序曰刺襄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于萬民焉○女子不出閨門出則必擁蔽其面今曰豈弟曰翱翔曰遊敖則顏面動履人盡見之文姜之情態歡欣快樂如此禮義蕩然矣齊刺淫奔者惟東

方之日而已民間荒淫未甚也襄公以國君鳥獸其行罪可勝誅哉○豈弟君子詩中之盛稱也故禮記以豈弟推言五至三無則聖人之功化于此極矣齊之文姜至淫穢而詩人稱曰齊子豈弟朱傳恐其亂豈弟之真也即訓無忌憚羞耻之意有功于聖經多矣○詩說曰齊襄納衛朔抗王人魯人从之文姜歸齊以犒師齊人刺之

猗嗟篇

蹌毛傳巧趨貌曲禮云士蹌蹌注又云行而張足曰趨禮有徐趨疾趨爲之有巧有拙故美其巧趨蹌也

○正天子五正諸侯三正大夫二正士一正皆居其侯中三分之一焉如侯長一丈八尺者正方六尺侯身一丈四尺者正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身一丈者正方三尺三寸少半寸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設正正大如鵠三分侯廣而正居一焉天子將祭擇士射于澤宮爲大射諸侯來朝與之射于朝曰賓射燕賓客射于寢曰燕射鵠鳥名射之難中中之爲儁故名鵠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閒名題肩曰正正鵠皆鳥之捷黠者周禮梓人有皮侯采侯獸侯天子大射用皮侯賓射用采侯燕射用獸侯

○按九月丁卯子同生莊公之生桓公六年也十八
年始書夫人姜氏遂如齊而左傳因載申繻諫及桓
公謫齊之事則前此文姜未嘗如齊也此春秋所以
爲別微也且莊公此時尚未弱冠亦安能制其母而
爲之求多哉○記言聲音必及干戚羽旄然後謂之
樂故樂必舞而後成雖國君之子教于成均亦必成
童舞象既冠則舞大夏也○凡射人各四矢禮記投
壺曰執八筭與四矢則四筭賓與主故八記多少故
名筭禮記大全○射禮註云騶虞九節貍首七節采蘋采
蘩皆五節尊卑之節雖多少不同而四節以盡乘矢

則同如騶虞九節則先歌五節以聽餘四節則發四矢也

魏

葛屨篇

序刺褊也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內則曰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乃成婦之後奉舅姑事○蘇氏曰君子之爲國致隆而極廣焉故其降也猶可以不陷今葛屨而以履霜及其暑也將安用矣婦之未廟見也而使之縫裳及其成爲婦也將安使矣○舊說好大郎女而未婦之稱

服之謂整治之也○毛氏曰提提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象揥所以爲飾自初娶言褊心箋揗君心褊急無他教使之耳○魏之內子儉不中禮媵者慫之作此 詩說

汾沮洳篇

箋云公路主君之輅車庶子爲之晉趙盾爲輅車之族是也服虔云輅車戎車之倅杜預云公行之官是也則與公路止是一官其公族則適子爲之掌君宗族此公族公行諸侯之官故魏晉有之天子則巾車掌王之五路車僕掌戎車之倅周禮六官皆無公族

公行之官是天子諸侯異禮也○序曰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許氏曰公路大夫也采莫細民之事也大夫而爲細民之事是急于利而刪以褊也彼其之子雖美奈奪民何所由刺也與魯相公儀休拔園葵相反○玉字古篆三畫均勻爲王二畫近上爲王王加二曲子旁爲玊音粟治玉之工周禮玉人是也呂氏春秋有云玉姓漢公玉帶其後也自篆改爲隸後人不識玉字矣

園有桃篇

序曰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

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按賓筵殽核惟旅殽豆實也菹醢之屬核籩實也桃梅之屬以核充殽猶以憂而度曲也歌必合于琴瑟謠則徒歌而已故曰合曲曰歌徒歌曰謠韓詩薛君章句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程子曰桃果之賤者園有桃亦用其實爲殽與國有民雖寡能用則治今不用其民故心憂之至歌且謠桃實則茹而納之心憂則寫而出之此以出納之意對興也○許氏曰不知我者見我之歌則以爲傲世凌物也于是荅之曰彼爲政者之所爲果爲是乎所言何若爾也然則誰復知

我憂乎亦弗思耳○棗之短者亦可爲核而不可以爲食○夫黍離之憂憂王室巳覆則有知我者園有桃之憂憂魏國之將亡非炳于幾先者必不能知所爲憂也○毛以爲園有桃得其實爲之殽與國有民得其力爲君用今魏君不用民力文不施德教使國日侵削所爲憂也○鄭以爲園有桃魏君取其實以爲之殽彼人是哉言从君之行儉而嗇是其道哉子于此憂之何爲

陟岵篇

爾雅山多草木曰岵無草木曰屺毛傳朱註俱反是

○序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觀陟岵而魏之所以役其民者可見觀碩鼠而魏之所以賦其民者可見

十畝之間篇

閑閑釋文作閒閒○閑閑毛傳謂男女無別往來之貌○韓詩外傳曰朝廷之上爲祿故入而不出山林之士爲名故往而不返入而亦能出往而亦能返遊移有常聖也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言得中也中因于時時不得然庶乎君子○序曰刺時也言其國

削小民無所依焉朱子謂無理○水經注故魏國城南西二面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故魏風著十畝之詩○正義曰周禮上地家百畝中地家二百畝下地家三百畝又云遂上地有萊五十畝其廢易相通皆二百畝也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桒則野田不樹桒

伐檀篇

序曰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孔子曰于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孔叢子○魏在晉之南河曲故云河干側漘皆厓也河之[illegible]

處○韓詩薛君章句曰何謂素餐素者質也人但質朴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如尸焉○易之頤彖曰頤貞吉觀頤自求口食夫子翼之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食觀其自養也口體之養曰自求者反觀于巳考其善不善也德之養在其中矣伐檀君子以之○廛正義曰一夫之居曰廛謂一夫之廛百畝也田與居宅同名爲廛○正義曰釋文云冬獵爲狩宵田曰獠李巡曰冬圍守而取禽故郭璞曰獠猶燎也今之夜獵載鑪照者也江

東亦呼獵爲獠管子曰獠獵畢弋是獠爲獵之別名狩與獵別故以獵爲宵田釋文又云火田爲狩孫炎曰放火燒艸守其下風是狩又非獨冬獵之名也○三百億刈秉禾之數毛傳以萬萬爲億箋以十萬爲億○飧字林云水澆飯也箋飧讀如魚飧之飧正義曰熟食曰飧客始至之大禮其食熟致之故云熟食曰飧秋官掌客云公飧五牢侯伯飧四牢子男飧三牢卿飧二牢大夫飧一牢士飧少牢○不稼不穡等語箋謂詩人責在位貪鄙汝何爲無功而受祿使賢者不進也○淪韓詩曰順流而風曰淪

碩鼠篇

樂國樂郊等語必複言之意望渴想喜談樂道之詞民情至此哉彼亦何樂輕去其國如此哉○序刺重歛也國人刺其君蠶食于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陸機疏云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于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空樹中或謂之雀鼠

唐

蟋蟀篇

孔子曰于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孔叢子○序曰刺

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有唐之遺風焉朱子謂河東地瘠民貧風俗勤儉乃其風俗氣習有以使之至今猶然則在三代時可知矣序所謂儉不中禮固當有之但所謂刺僖公者益特以謚得之而所謂欲其及時以禮自娛者又與詩意正相反耳○蟋蟀大旨皆聖人憂勤惕勵之意以儆之正風何愧焉但次篇宛其死矣他人是愉等語以死爲虞而相勸于樂頗似莊周李白放誕之說耳聖人憂勤惕慮死而後已何死之慮耶○

呂氏曰是詩欲昭公之自虞樂而曰無已大康好樂無荒無乃大早計乎凡人之情解其拘者或失于縱廣其儉者或流于侈故疾未已新疾漸生者多矣信矣唐風之憂深慮遠也○詩說曰唐人憂國之詩

山有樞篇

衣者隱也裳者鄣也所以隱形自鄣蔽也○走馬曰馳策馬曰驅○曳引也又牽也衣裳在身行必曳之○愉箋讀曰偷偷取也○且以永日疏云人而無事則長日難度若飲酒作樂則忘憂愁可以永長此日○嚴氏曰愁當覺日長作樂當覺日短不應反言之

蓋衆日苦短宜及今爲樂以延長此日也○魯詩曰天子食日舉樂諸侯無故不釋懸大夫士無故不徹琴瑟○序曰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掃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隣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朱子謂非臣子得施于君父之言

揚之水篇

白石鑿鑿毛傳作鮮明貌箋云激揚之水激流湍疾洗去垢濁白石鑿鑿然興桓叔盛強除民所惡民得以有禮義也○箋繡當爲綃綃黼丹朱中衣中衣以

綃黼爲領丹朱爲純也○疏衣者朝祭服之裡衣也其制如深衣有表則謂之中衣大夫以上祭服中衣用素晉封桓叔于沃別爲諸侯之國故晉人欲以諸侯之國往從之桓叔雖受封于晉晉自封之非天子之命桓叔莊伯皆以字配謚葢雖君其國未有爵命左傳每云曲沃伯或可自稱伯也○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五色備謂之繡繡黼不得同處故破繡爲綃○繡刺名謂于綃之上繡刺爲黼○素絲也○序曰刺晉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昭公微弱國人將畔而歸沃焉○按唐叔虞以武王少子成王時封于

唐其子燮父事康王嗣封改爲晉至穆侯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後襲爵卽書文侯之命乎王稱父義和者仇之字也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嘉偶曰妃怨偶曰仇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文侯三十五年卒子昭侯伯立徙翼而封成師于曲沃是爲桓叔桓叔好德晉國之衆皆附焉昭侯七年晉大夫潘父弑昭侯迎桓叔晉人發兵攻桓叔不果入敗還曲沃晉人立昭侯子孝侯平誅潘父由此言之桓叔好德爲國人所附不過田恒之術耳將畔者乃潘父之徒其餘國人皆

不舍昭侯異時潘父之誅孝侯之立皆可以見國人之心矣亦唐風之厚也○曹氏曰自桓叔初封曲沃至武公滅晉凡六十七歲

椒聊篇

陸佃曰茱萸氣好上椒氣好下詩譬沃以支子受邑能修其政其馨香下逹將盛大也陳詩沃椒周頌椒馨離騷椒稰椒粱芳椒漢之椒房椒盤重之久矣漢李咸欲爭竇后配食檮椒自隨以椒能殺人○按左傳二十七年晉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

矣遠條之謂乎○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爲椒○
兩手爲匊兩匊爲升○序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
盛強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箋云椒之性芬香而少實今一捄之實蕃衍滿升非
其常也興桓叔晉君之支別耳今其子孫衆多將日
以盛也碩謂壯貌佼好也大謂德美廣博也無朋平
均不朋黨○慶源輔氏曰揚之水椒聊二詩述當時
民情棄舊君而樂桓叔也如此則俗之薄甚矣聖人
曷取焉夫民罔常懷懷于有仁上之無道而責民之
我棄不可也故古之聖人臨于民上凜若朽索之馭

六馬焉有不得者反求諸巳而巳録此二詩以見民無常懐而在上者不可不強于自治也

綢繆篇

昏二十八宿半隱半見故以始見東方爲在天○疏義云月令季春之月昏七星中七星者二十八宿之星言也星宿在正南則心星在正東矣通釋曰心宿之象三星鼎立故因謂之三星然凡三星者非止心之一宿而知此詩爲指心宿者葢春秋之時辰月末日在畢昏時日淪地之酉位而心宿始見于地之東方此時既過仲春之月而成婚故適見心宿也○序

刺晉亂也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毛以爲不得初冬冬末開春之時故陳婚姻之正時以刺之婚之月自季秋迄于孟春皆可以成婚餘月非其正也三星者參也首言在天謂始見東方十月之時在隅謂在東南隅又在十月後也謂十一月十二月也在戶言參星正中直戶謂正月中也月今之月皆參中是也晉國失此三者之時故各舉其一以刺之鄭以爲直舉失時爲刺賢者見其失時指天候以責娶者三星者心也昏而火星始見東方三月之末四月之中也在隅則四月之末五月之中也在戶則五六月時矣

故賢者言已綢繆束薪于野及夜而歸見三星見于東方已在天矣至家而見初爲婚者因責之云今夕何月之夕而汝見此良人言晚矣失其時不可以爲婚也子兮子兮汝當如此良人何言娶者後陰陽交會之月失婚姻爲禮之時將損良人之善當如之何○釋文邂逅不固之貌○天文云心爲明堂也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然則心之三星星有大小大者爲天王小者爲子屬故云心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也○國語曰獸三爲羣人三爲衆女三爲粲又曰粲美物言美女也

杕杜篇

杕大傳曰杕獨貌也說文云杕樹貌也木部韻集音次第之第而河北本皆爲夷狄之狄大誤顏氏家訓云木無枝葉則日燥其根上之土而其木易枯今特生之杜其葉潤澤猶能庇其本根而獨行之人反無所親故以爲興○序曰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并耳○毛傳湑湑枝葉不相比也菁菁葉謂稀少之貌他人異姓也言昭公遠其宗族獨行于國踽踽然此豈無異姓之臣乎顧恩不如同姓親親也嗟行之人言君所與行之

人謂異姓卿大夫也汝何不輔君爲政令汝見君無兄弟之親何不相推次而助之○許氏曰疑此亦因晉沃骨肉相爭致使民之兄弟欲相棄背而知理者自相戒之詞○呂氏曰此言晉公室彫落曾杕杜之不如也○讀杕杜而知無兄弟之悲讀棠棣而知有兄弟之益聖人以二詩立訓猶有尺布而謠七步而詩者

羔裘篇

嚴氏曰羔裘上下通服君純黑大夫間之故以羔皮爲裘豹皮飾袖口䟽袂是袖之大名袪是袖頭之小

稱其通皆爲袂以褏衣云袂之長短反屈之及肘是
通袪爲袂故以爲袂袂袪也註褏衣袂二尺二寸○序
曰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朱子舊註
曰在位者不恤其民故在下者指之曰彼服羔裘豹
袪之人毛傳曰自用也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孔
疏曰用使我之衆人居居然有悖惡之色不與民相
親不憂民之困苦我豈無他人可歸往乎惟子之故
舊恩好不忍去耳○孫炎曰究究窮極人之惡○鄭
氏曰我不去而歸往者乃念子愛好之故也民之厚
如此亦唐之遺風也孔氏因謂北風之携手同行頗

鼠之適彼樂郊皆無顧戀之心視此異矣

鴇羽篇

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稹箋云稹者根相迫迮梱緻

貌栩郭璞曰柞樹也今柞櫟也徐州人謂櫟爲杼或

謂爲栩其子爲皁或言皁斗其殼爲汁可染皁正義

曰盬爲古字與義同于文皿蟲爲蠱蠱之飛亦爲蠱

杜預云皿器受虫害者爲蠱穀久積則變爲飛虫名

曰蠱然則虫害器敗穀者皆謂之蠱是盬爲不堅牢

不攻緻之義矣鹽出山東鹽池者遇風即鮮義取此

○大全永嘉陳氏曰春秋之時諸侯猶以王命征役

故曰王事但調發未必均故君子苦之○安城劉氏曰春秋時天下不知有王之時也而北門曰王事適我伯兮爲王前驅此詩亦云王事而且以靡盬爲言雖皆怨者之言猶幸王命之行于列國亦可以見君臣之義根于人心也亦可以見文武成康之遺澤也○序曰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从征役不得養其父母故作是詩○篆文二鳥曰雔三鳥曰雥音戢三鳥相聚其羽戢戢也集字从木其音與積同下从木鳥集于木也音義皆殊以雥爲集非也升庵集

無衣篇

詩說曰唐公孫偁弒三君而取其國盡以寶器賂周僖王王命爲晉侯國人刺之○序曰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幷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朱子謂武公此舉猶禦人于白晝大都而自知其罪之甚重則分薄賦餌貪吏以求私有其重寶而免于刑乃猾賊之尤耳以是爲美吾恐其獎姦誨盜而非所以爲教也○嚴氏曰以晉世家考之初潘父弒昭侯而迎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是爲孝侯此桓叔初舉而國人不與也其後曲沃莊伯鱓弒孝侯于翼晉

人又攻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郗是爲鄂侯此莊伯再舉而國人不與也及鄂侯卒莊伯伐晉晉共立鄂侯子光是爲哀侯此莊伯三舉而國人又不與也至武公虜哀侯晉人復立哀侯子小子是爲小子侯此武公四舉而國人不與也及武公誘小子侯殺之晉復立哀侯弟緡此武公五舉而國人終不與也最後武公滅緡賂釐王王命爲諸侯然後晉人力不能討不得已而从之耳此正與唐藩鎮戕其主帥而伐之以坐邀旌節者無以異又如五代劉仁恭謂梁使者曰旌節吾自有之但要長安本色耳

聖人存此詩所以著世變之窮而傷周之衰也自桓叔初封曲沃至武公滅晉凡六十七歲其史見竹書紀年蓋晉之乘也莊伯弒孝侯稱元年用夏正爲歲首不惟改元又改曆矣武公并晉傳至文公始覇厲公後國衰又六傳爲韓趙魏分其地○王氏應麟曰自曲沃之命而篡臣無所忌威烈之命晉大夫襲僖之迹也○大全安成劉氏曰春秋之始魯惠公以其妾仲子爲妻及仲子沒平王使宰咺來歸賵魯桓公以弟弑兄沒莊王使榮叔來錫命周之典禮皆周自壞也于是武公簒晉僖公命爲侯三晉又滅武公之

祀亦得以威烈王之命爲侯嗚呼司馬公之通鑑不得不後春秋而作也

有杕之杜篇

序刺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疏道左道東也日之熱恒在日中之後道東之杜人所宜休息也今人不休息者以其特生陰寡也興武公一國之君人所宜往仕今人不往仕者由其孤特爲君不求賢者故也因敎武公求賢之法彼君子兮但能來逮于我國者箋逮也皆可使之適我君之所但君不求之耳君欲求之當如何當中心實誠好

之何但飲食而已必盡禮極歡以待之則賢者自至矣○詩說曰晉文公好賢而國人美之也

葛生篇

序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疏葛生于此延蔓而生于彼木蘞亦生于此延蔓而蒙于野婦人生于父母當外成于夫家既外成于夫家則當與夫偕老予美亡此而獨處故怨也○枕說文云臥所薦首者○釋名云枕檢也所以檢項也○角枕錦衾毛傳云禮夫不在斂枕篋衾席韣而藏之當攝祭而齊則出夫之衾枕睹物思夫始恨獨旦也○說文曰

錫金也作之用功重其價如金故制字帛與金也

采苓篇

毛以爲人采苓采苓于何處采之于首陽之顛采之以興獻公問細小之行于何處求之于小人之身求之采苓者細小之事以喻君求細小之行也首陽者幽僻之山喻小人是無徵驗之人也多問小行于小人言語無徵之人所以讒言與也因敎君止讒之法人之詐僞之言有妄相稱薦欲令君進用之者君誠亦勿得信之若有人言罪過令君舍之舍之者誠亦無得荅然能如此不受僞言則人之僞言者復何所

得焉既無所得自然譏止也○首陽在河曲之内故爲幽僻埤雅曰苓甘者苦苦者言譏人無所不至其害人也必因其似而譖焉采苓則因人之所甘而譖之采苦則因人之所苦而譖之之况也葑則有時而甘有時而苦則又因人之所甘所苦而幷譖之之况也

秦

車鄰篇

鄰鄰有窻比之聲白顛有毛色之異○華谷嚴氏曰既見君子竝坐鼓瑟簡易相親之俗也今者不樂逝

者其耋悲壯感嘆之氣也秦之強以此而止于為秦亦以此○逝者其耋言貴及時得意不則虛老歲月耳此強毅果敢之氣勇于有為已有安能邑邑待數十年之意○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烏烏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今鼓瑟鼓簧非其舊聲創見可知書以琴瑟為堂上之樂笙簫為堂下之樂則鼓瑟堂上常御之樂也鼓簧堂下甚戚之樂也○人生七年曰悼十年曰幼二十曰弱而冠三十曰壯四十曰強五十曰艾言髮蒼白如艾也六十曰耆七十曰老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序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

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丁奉臆言曰既見君子並坐鼓瑟是襄公之處臣下益周公所謂平易近民民必歸之而秦于是乎始大厥後商鞅苛刻變法臣下不敢仰視其君荊軻之變持兵者孰視始皇而莫之敢前至趙高定法律大臣諸公子有罪輒僇死而秦于是乎遂亡嗚呼平易苛刻之異驗豈惟秦哉○楊升菴曰此詩之意在後二句夫爲一國之君不接羣臣壅蔽已甚矣又不使他人而使寺人傳令焉其蔽益甚矣夫秦夷狄之國也其初已如此姍笑三代柄用奄宦不待混一已然矣史記年表云繆公學于宁、

人宁人守門之人即寺人也史書之醜之也三代之君必學于耆德以爲師保而繆公乃學于宁人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又不待始皇胡亥已然矣則景監得以薦商鞅趙高得以殺扶蘇終于亡秦寺人之禍也聖人錄此以冠秦風垂戒深矣繼序者乃以爲美秦伯始有車馬益因首云車馬而臆度之朱子詩傳亦从之不思美其車馬兒童之見也亦何關于政治而夫子録之○華谷嚴氏曰秦興而帝王之影響盡矣車鄰其濫觴也夫未見而寺人傳令與三代侍御僕从罔匪正人納牖遇巷畧無間隅氣象何

如也旣見而竝坐鼓簧與三代賡歌喜起儆戒叢脞氣象何如也秦之爲秦秦非一日矣

駟鐵篇

鐵取馬色亦取堅壯而名御鴐馬鞭爲主悍馬轡爲主鐵性悍疑難御令六轡在手而已無所事于轡是良馬也〇正義曰地官山虞云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于中以致禽然則田獵是虞人所掌必是虞人驅禽故知奉是辰牡謂虞人也獸人獻時節之獸以供膳故虞人亦驅時節之獸以待獸虞人無獻獸之文故引獸人之文以解時牡耳冬獻

狼云云者狼膏聚麋膏散聚則温散則凉故冬夏獻之春秋寒温適中故獸物皆獻之獸之供食各有時節故謂之辰牡○五御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過君表者毛傳褐纏旃以爲門裘纏質以爲槸驅而入擊則不得入○穀梁又云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槷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車軏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不逐不从奔之道也蕑香艸也防爲田之大限旃旌旗之名𦾸或爲[illegible]質椹也槷門中臬流旁握謂車兩揩頭各去門邊[illegible]握四寸也轚挂則不得入門軏塵塵不出轍也[illegible]發足相應也旅衆也射有張布爲侯侯中爲[illegible]中爲正正中爲槷槷方六寸汁槷𩵋

刖反小爾雅𤞞繫倪結反韓古帝反○序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末章正義曰此則倒本未獵之前調習車馬之事言公遊于北園之時四種之馬既已閑習之矣于是之時調試輕車置鸞於鑣以試之既調和矣又始試習獫與猲獢之犬皆曉達搏噬之事遊于北園已試調習故今狩于囿中多所獲得也○天子馬六種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駑馬諸侯馬四無種戎也田獵所以教戰諸馬皆須調習故言四種皆習也○輕車即驅逆之車也若君所乘者則謂之田車不宜以輶輕爲名且下句說犬明知是驅逆之車

也冬官考工記云乘車之輪崇六尺有六寸註云乘車金路玉路象路也置鸞于鑣異于乘車盖鸞在衡和在軾乃乘車也見戴大禮保傅篇及韓詩內傳參蕭傳亦云在軾曰和在鑣曰鸞

小戎篇

疏曰先啓行者謂之大戎从後行者謂之小戎○孔氏曰兵車當輿之內前軫至後軫惟深四尺四寸人之登車自後升之入于車內故以淺淺言之藍田呂氏曰古者車箱長四尺四寸三分前一後二橫一木下去車床三尺三寸謂之式又于式上二尺三寸橫

一木謂之較去車牀凡五尺五寸○錫山李黼王制考云㥯謂造車之法莫先于軫葢輿下有四橫木謂之軫四軫中有布板謂之車床軫四角有四植木謂之輢輢前及兩旁上各橫一木謂之較較下又各橫一木謂之式前式當中前植一木謂之轛左右式當中各植一木謂之軹較也式也惟前及左右輢間有之後兩輢間不設便人入于車內也左右兩軫少出軾前謂之軌軫之兩旁上有伏兎所以傳輪之橫軸也輿下橫木與輪軸十字在四軫中謂之轐轐端曲上謂之輈所謂輗軏也輈以鉤衡馬頸下橫木也○

輈人為輈輈有三度軸有三理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軸有三理一者以為媺也二者以為久也三者以為利也軓音犯前十尺而策半之○王氏曰輈軓以前其長十尺策半則五尺也以策五尺則御者執之適可及馬而無過與不及也梁輈考工記云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註云馬高八尺兵車乘車軹崇三尺有三寸加軫與轐七寸又并此輈深則衡高八尺七寸也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為馬頸之間也是輈在衡上故頸間七寸也○軓一作軋从巳亦从㔾音如范軌从

九居詠反謂輪有高下廣狹皆定于軌輪中之軌既同則轍迹亦同後人因謂車轍爲軌車輪从六尺六寸軌居輪之中實得三尺三寸葢車軾前總謂之軓其兩輪相夾之中車轂以上高廣皆三尺三寸謂之軓橫側揜之者橫用一板揜其前側用一板揜其左右三面而揜之橫側板之內與軌軓相浹也〇轂考工記云兵車之輪崇六尺有三寸椁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爲之轂長註云六尺六寸之輪漆內六尺四寸是爲轂長三尺二寸鄭司農云椁者度兩漆之內相距之尺寸是兵車之轂長三尺二寸也考工記又說

車人爲車柯長三尺轂長半柯是大車之轂長尺半
也兵車之轂比之爲長故謂之長轂又云輿人爲車
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註云
兵車之隧四尺四寸隧謂車輿深也則兵車當輿之
內从前軫至後軫惟深四尺四寸也車人云大車牝
服二柯有參分柯之二註云牝服長八尺謂較也則
大車之軫深八尺故兵車爲俴軫也○溫其如玉葢
君子比德于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而栗知也廉
而不劌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孚尹旁達信也故玉有
五德也又云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絀然樂也瑕

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凡十德○盾孔疏以木爲之黄氏曰今遮箭牌也盾狹而車廣一盾不足爲衛比而合之乃足爲衛非防其破毁也與三矛重弓不同○三隅矛謂刃有三角鐏刃在上爲末其本之底者爲鐏○伐中干也大者謂之櫓夏官司兵掌五盾各辨其等以待軍事註云五盾干櫓之屬其名未盡聞也○曲禮曰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鋭底曰鐏進矛戟者前其鐏是矛之下端當有鐏也○厭厭只是沉默淡潛不暴露不輕揚也○史記周大略生非子居

犬丘孝王召使主馬居汧渭之閒大駱有適子成厲王時西戎反滅犬丘大駱之族宣王卽位以秦仲爲大夫誅西戎西戎殺秦仲周幽用褒姒諸侯畔之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酈山下此傳所謂不共戴天之讐也秦穆得由余西戎服于秦後晉襄公四年晉魏絳和戎見史記然則西戎蓋未嘗滅也或其種類不一歟○東坡蘇氏曰秦民好戰之心囂然而未已也是故不可休息而至于亡夫爲國家者豈可使其風俗有好戰之心哉觀后稷之稼穡則可以知周家十世卜年之遠歷觀襄公之使人矜誇其車甲

則可以知秦之傳祚二世而不及其期蓋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後漢西戎傳秦穆公攻戎救周及平王之末戎逼諸夏自隴山以下及乎伊洛往往有戎于是渭首有狄獂丸音邽冀之戎涇北有義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驪戎伊洛間有楊距泉臯之戎頴首以西有蠻氏之戎蓋其地與戎錯而秦仲以來武事最勝故能使秦伯有天下者是詩也而使之不二世而失國者亦是詩也○歐陽氏曰按史記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以岐西之地子文公立十六年以兵伐戎戎敗走遂收周餘民有之地

至岐蓋自戎侵奪岐豐周遂東遷雖以岐豐賜秦使自攻取而終襄公之世不能取之但嘗一以兵至岐至文公始逐戎而取之○呂氏曰蘇氏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使平王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以形勢臨諸侯齊晉雖大未敢貳也此論失于考之不精岐豐之地自犬戎盤據舊都非周所有故平王賜襄公使之自取其勢非可以不遷也○盾自關而東謂之瞂或謂之干○弓謂之韔或謂之韇○矛或謂之釪凡矛骹細如雁脛者謂之鶴鄰有小枝刃者謂之鈎釪○臆言曰詩有義戢其小戎之詩乎是

師之不錄于春秋者以襄公在春秋前故也故孔子義襄公之意不得以春秋見而以詩見

蒹葭篇

疏釋水云小洲曰渚小渚曰沚小沚曰坻○序曰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孔曰未爲霸則物不成未得禮則國不興○程子曰順而求之則近且易逆而求之則艱且難○呂氏曰此詩全篇皆比猶雎鳴之類所謂伊人猶曰所謂此理也葢指周禮也襄公未能用周禮疑其迂耳若孝公所云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也故詩人諷之以禮

甚易且近特人求之非其道耳禮者國之幹也周弱而緜秦強而顛由禮之存亡焉耳襄公久處戎狄之中以戰爭爲國今始命爲諸侯土地益廣兵車日多而不知以禮漸變其俗然則禮者豈直威儀文詞之末節哉葢以辨上下定民志焉是以先王尚之爲國者不可一日而忘也蒹葭之詩交不以道接不以禮泛秋水而招求之賢者豈肯相見哉景公患陳氏之偪問于晏子晏子曰惟禮可以已之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之善物也襄公強盛動不以禮君不令而臣不恭見于此詩上下

既不辨則民志曷由而定乎其風聲氣習末流益甚專以詐力取勝終取滅亡詩人其識微也夫○詩說曰君子隱于河上秦人慕之而作是詩○朱公遷曰秦無尊賢好德之風又無男女淫奔豈朋友相念而作與

終南篇

周都豐鎬面對終南故天保祝君斯干考室南山刺師尹皆指此山也○有條有梅埤雅云條柚也柚渡淮而為枳梅變而成杏今終南之所生有條有梅而材實成焉則山之所以美化乃在乎此譬則人君之

道化也○疏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終南山之道名曰畢邉如堂之墻然○袒而有衣曰裼疏義云凡服内有袍澤之屬然後加裘又以衣蒙之謂之裼○亞漢韋賢傳云亞古弗字故因謂之黻周禮五采備謂之繡釋名云繡修也文修然也佩玉古之君子皆然右徵角左宮商羽但組綬不同玉藻曰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瓀玟而縕組綬其玉亦不同也○序曰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勸戒之○按史記襄

公伐戎至岐而卒子文公立十六年以兵伐戎戎走遂取周餘民而有之地至岐終襄公之世不能取之雖受王命尚爲戎有戒其毋負天子之托而勸其必取也○外傳曰上之人所遇容色爲先聲音次之行事爲後故望而宜爲人君者容也近而可信者色也發而中者言也文而可觀者行也故君子容色天下儀象而望之不暇言而宜人爲人君者詩曰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黄鳥篇

序曰哀三良也刺穆公以人从死而作是詩也○通

解云棘荆棘也黄鳥聲音毛色之美人所愛惜乃止
于棘乎以彼止于棘與此从穆公呼應桑楚亦人所
嘗采嘗刈鳥性見人則駭與棘相似毛傳及杜預皆
以人不如物取興○淵明詩云荆棘籠高墳黄鳥聲
正悲則是止非其所矣又云从死是其國俗嘗有願
殉者而三良亦與耳田横死二臣穿塚以从是時横
巳失國能强之使殉乎史記曰穆公卒葬雍从死者
百七十七人良臣子輿氏三人亦在从死之中秦人
哀之至秦獻公元年始下命止从死者然則自穆公
至康公國俗既以願殉爲義國亦不立法禁故獻公

既然出乎知非今典始以國法禁絶之夫秦賢君未有出穆公右者于晉也怨其君而矜其民不忍其饑而死也于秦也自悔其過不忍殺敗軍之三大夫豈以無罪之三良而命之从死必不然也惟孫太山止言康公而不及其他此爲得其情者○括地志穆公冢在岐州雍縣東南二里三良冢在雍縣一里故城內今鳳翔府天興縣○穆公名任好○東坡和陶詩云此生太山重忽作鴻毛遺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賢哉晏平仲事君不以私我豈犬馬哉从君求蓋帷殺身固有道大節要不虧君爲社稷死我則同其

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从違魏顆真孝愛三良何足希仕宦豈不榮有時經憂患所以靖節翁服此黔婁衣校陶詩有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二句盍不以三良之死爲悲也故東坡發此以著三良之不能無罪云

晨風篇

序曰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程子曰林木茂盛則飛鳥所集與朝廷有道則賢者所就也○呂氏曰此詩亦如權輿剌康公與賢者有始而無終未見君子言康公初立想望賢者如是之切如

何如何責其不能終也○呂氏曰秦之寡恩于晨風權輿見之○詩說曰秦君遇賢始勤終怠賢人譏之故作是詩○鴥朱註疾飛貌或註疲飛貌覩鬱彼北林句似亦切○朱註扊扅之歌按百里奚貴顯遺棄其妻妻作歌曰百里奚五羊皮臨別時烹伏雌炊扊扅今日富貴忘我為

無衣篇

朱註袍襺也玉藻云纊為襺縕為袍陳氏曰纊新綿也縕舊絮也純著新綿名為襺襍用舊絮名為袍○周禮戈柲有六尺六寸柲猶柄也○褞袍與共市恩

結死以爲君上奮不顧身者之所爲也○序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毛作興以爲古之朋友相謂云欲以同袍成朋友之恩好興明君能與百姓同欲故百姓樂致其死至于王家于是興師百姓皆自相謂修我戈矛與子同仇也今康公不與百姓同欲非興師而自好攻戰故百姓怨也○鄭以爲康公平時豈肯言曰汝百姓無衣乎吾與子同袍終不肯言也及王于興師之時則曰修治我之戈矛與子百姓同往此怨耦之仇不與同欲而與同怨故刺之○同澤傳潤澤也正義曰衣服

之煖于身猶其雨之潤于物正謂同袍裳是共潤澤也箋以爲上袍下裳則此亦衣名故易澤爲襗說文云袴也○輔氏曰堯與文武皆聖人也然堯之風歷三代而尚有遺于晉至文武之風則一變爲秦而無復有遺者何哉蓋堯之時風氣方開純朴未散譬之人則孩提之時也至文武時則其人壯大矣今人于孩提時敎之則雖老大有不忘者至于年日益壯雖強聒之旋得旋失終不能久而不忘也○謝氏曰幽王沒于驪山此中國之大耻周家萬世不可忘之大仇也讀文侯之命可以知諸侯無復仇之志矣獨無

衣一詩毅然以天下大義爲己任其心忠而誠其氣剛而大其詞壯而直吾乃知岐豐之地被文武周公之化最深雖世降俗末人心天理不可泯滅者尚異于列國也

渭陽篇

疏義董氏曰巾車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藩國皆諸侯也故人君之八曰路車○正義曰瓊者玉之美名非玉名也瑰是美石之名也佩玉之制惟天子用純諸侯以下則玉石襍用○秦在諸侯爲後封之國介在西戎當春秋時

雖與中國會盟然始與晉婣聯既更韓原戰亦未遽絶迫重耳返國秦繆奔走好會無役不與踰成晉伯未幾晉文即世骨未及寒遽有於殺之役自此晉秦交惡迭相攻擊益自彭衙至于河曲界無寧歲秦亦未始得志于晉觀之厲公麻隧之戰呂相絶秦之言見矣至春秋末年悼公復伯大合諸侯之衆敗秦于棫林由是秦不復振終春秋世擯斥不通晉之力制其命也○孔氏曰雍在渭南水北曰陽晉在秦東行必渡渭地里志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也其地在渭水之北○序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

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

權輿篇

序曰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夏屋即食俎如所謂大房也朱子白鹿洞賦用夏屋之渠渠似說屋與夏屋異耳○鄭箋云設禮食大具其意勤勤初不指屋宇大具豈亦今人食器酒席之大者乎正義引王肅作大屋因揚雄法言厦屋之帡幪誤謂屋宇耳又禮童子幘無屋亦謂童子帶

屋行乎○四簋疏曰國君與聘客禮食故宰夫設黍
稷六簋今惟四簋蓋謂之每食則燕食耳非禮食也
內方外圓曰簋以盛黍稷外方內圓曰簠以盛稻粱
○丁奉臆言謂是詩當指穆公夏屋渠渠是以其應
也賢如百里奚而至焉每食無餘是以其弊也賢如
三良胥而殉焉

陳

宛丘篇

缶易離卦鼓缶而歌注云艮爻也位近丑丑上值斗
星斗星似缶則缶為樂器坎卦樽酒簋貳用缶注云

爻辰在丑丑上值斗可以斟之象斗上有建星建星之形似簋則缶為酒器初六有孚盈缶注云爻辰在未值東井汲用缶襄九年宋災左傳曰具綆缶則缶是汲器若今擊甌又可以盛水盛酒即今之瓦盆也按史記李斯逐客書則缶為秦聲或云陳師從胡公于豐徙從習其聲以歸國人化之一云堯時擊壤而歌者因使鄭以乘軫冥缶而鼓之易之盈缶見于比用缶見于坎鼓缶而歌見于離是缶之為樂未見專為秦聲古者西戎亦用缶以為樂倘項國亦擊缶然則缶本中國之樂即古之土音夷人竊而用之耳〇

缶謂之瓿甂音偶郎盆也　其小者謂之瓶○翿幢翳也○樂書云儀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宛丘之遊蕩至忘冬夏豈特野合而已○范氏曰祁寒大暑之時不少息則其他時可知矣○序曰刺幽公也荒淫昏亂遊蕩無度焉○毛傳云子大夫也謂大夫化之○嚴云子斥幽公也遊蕩無所不爲○袁仁毛詩或問云而汝也望責望也言子遊蕩于宛丘之上信有好樂之情矣汝無責望之也言無望乃所以深望之耳不言其荒淫之狀而但言冬夏常值其出遊其諷切之者至矣

東門之枌篇

輔氏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滛滛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理勢之必然也陳國之地廣平又以大姬之化故其俗遊蕩無度已見于宛丘之詩其迨甚矣更繼以東門之枌男女聚會歌舞婦人棄其所業相與慕悅各有所贈以交情好動其滛欲者亦其勢之必然也○殷湯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陳之史巫紛若初不過歌舞于宮室中耳國人化之終以亡國湯言信哉○穀旦于差差字有數義易差之毫釐差之言舛也愛無差

等差之言等也既差我馬差之言擇也莊子曰差觀之又曰差數睹矣差之言觀也此差疑从觀敎旦者如良辰美景之謂也蓋均以良辰往遊觀也疏以敎旦爲無陰雲風雨蓋近之也〇序曰疾亂也幽公荒淫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于道路歌舞于市井〇子仲傳云陳大夫氏穀善也原大夫氏箋云旦明也于曰也差擇也朝日善明曰相擇矣以南方原氏之女可以爲上處〇黃氏曰邠之風俗其男耕其婦饁其女衆至于八月載績則蠶事畢而麻事起今陳之俗至于不績其麻市也婆娑所謂好者下必

有甚也○緩毛傳云數也謂頻數出遊也○袁仁毛詩或問曰差字玩下穀且于逝則差亦是出往之義禮記云御者差沐注淅飯米取其滓爲沐是差者淅也欲遊之急不及炊以淅而往也

衡門篇

門上無屋曰衡門○陳衛皆淫俗也株林與墻茨同亂故衡門與考槃同隱○序曰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歐陽氏曰詩人以陳僖公其性不忞故可勉進于善而惜其懦而無自立之志故作是詩以誘進之○首章喻言雖小亦有可

爲二三章又言何必大圖然後可爲○韓詩外傳曰子夏讀詩已畢夫子問曰爾亦何大于詩矣子夏對曰詩之于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弟子不敢忘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饑夫子造然攺容曰嘻吾子始可以言詩已矣

東門之池篇

董氏曰姬周姓陳因元女以封故詩人猶言淑姬孔

氏以姬姜爲婦人美稱于書無考○序曰刺時也疾其君之滛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箋云于池中柔麻使可緝績爲衣服喻賢女能柔順君子成其德教○顧子曰與子肇遊東池于華曰水有四德池爲一焉沐浴羣生澤流萬世仁也揚清激濁滌蕩塵穢義也弱而能勝勇也導江疏河變盈流謙智也顧子曰我得子于池上矣

東門之楊篇

序曰刺時也婚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猶有不至者也○朱子舊注曰東門蓋此人親迎之所以所見起

與○埤雅云楊之孚甲早于他木婚姻失時曾木之不如也○傳云牂牂盛貌言男女失時不逮秋冬○箋云楊葉牂牂三月中也興者喻時晚也失仲春之月昏以為期箋云親迎之禮以昏時女留他色不肯時行乃至大星煌煌然

墓門篇

輔氏曰人之為惡初動于隱微之中猶有懼人知之心至于公然形肆于外則已無所忌憚矣然猶幸其為人所覡正刺譏而有改也今其為惡至于國人皆知之而猶不自改自疇昔而已然則非一日之積矣

葢不可得而救藥之也○序曰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傳以至于不義惡加于萬民焉○程子曰人情不修治則邪惡生猶道路不修治則荆棘生故以興焉今佗不良衆皆知之知之而不去自昔誰如是乎此追咎佗幼小不擇師傳致成其惡○程氏曰後章深咎輔導之使然梅木雖美生墓門荆棘荒蕪之處則惡鳥萃矣雖有良心善性與不善人處則惡歸矣○呂氏曰左傳載佗勸陳侯許鄭平親仁善鄰之言中于事理葢非昏愚者陳侯不許卒見侵伐旣而徐思佗言復與鄭和遣佗往鄭涖盟佗與鄭伯盟歃如忘

洩伯料其必不免考其歲月纔數年耳而蠱惑變壞如是詩所以傷也佗文公圉之子桓公鮑之弟其字五父見隱六年陳及鄭平在七年桓公五年正月鮑卒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六年蔡人殺陳佗誅逆也○詩說曰泄冶諫靈公孔寧儀行父譖而因之治作此詩○女史云昔晉大夫解居甫使于宋道過陳遇采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女爲我歌我將舍汝采桑女乃爲之歌曰墓門有棘云云大夫又曰爲我歌其二女曰墓門有梅云云大夫曰其梅則有其鴞安在女曰陳小國也攝乎大國之間因之以饑饉加之以師旅

其人且亡而況鶚乎大夫乃服而釋之○埤雅云墓門之隧既非梅之所宜生而鴞之爲物食椹而甘之以自美非梅之所能養而美之者也猶之陳佗無良師傅養成其質以至于不義且鴞所鳴民將有禍則惡加于萬民之譬也

防有鵲巢篇

序曰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侜即譸張之譸猶迋也今北人猶呼欺誑爲侜○毛氏曰防邑也孔疏曰鵲畏人而近人非邑有樹木則鵲不巢故知是邑也○歐陽氏曰鵲巢以漸而構成若以蔓

而牽引故以興讒言◎程子曰侜謂譸張迂廻蓋誣罔人者必迂廻以致其惡予美心所賢者憂讒誣良善也◎歐陽氏曰中唐有甓非一甓也亦以積累而成綬艸雖衆色以成文猶多言交織以成惑◎詩說曰泄冶被讒內子憂之而作

月出篇

序曰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此因所見起興蓋月出于夜正私心所發之時◎呂氏曰此詩用字聱牙意方言歟◎朱子曰月出之詩其恍之也至其思之也切其憂之也深移此心以好賢亦將

何所求而不獲哉○詩說曰朋友相期不至而作○
方言曰釥嫽好也青徐海岱之間曰釥或謂之嫽

株林篇

序曰刺靈公也淫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
○呂氏曰國人問靈公胡爲乎株林而從夏南乎詩
人則爲之隱曰靈公非適株林從夏南乃他有所往
耳然而駕我乘馬則舍于株野矣乘我乘駒則又入
于株矣雖欲爲之隱亦不可得矣○左傳宣公九年
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
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効焉公曰吾能改矣公

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十年傳曰靈公與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十一年楚子爲陳夏氏亂故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聞蹊田奪牛之諫乃復之成二年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罪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

蠻殺御叔弑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于邲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問諸屈巫對曰其信智罃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戌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于邲之役而欲求媚于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即位將

為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从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于晉晉人使為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于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迎之先入必屬耳

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唐氏曰陳靈公弑而楚子入陳王迹熄矣詩所以亡也

澤陂篇

序曰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于其國男女相悅憂思感傷焉○王氏曰澤陂株林之應也有關雎之風則熏爲桃夭之正而麟趾應之有宛丘之俗則流爲株

林之淫而澤陂應之微之著也如此夫○碩大且酓
酓重頤也薛君○水草交厝名之爲澤澤者言其潤
澤萬物以阜民用也左傳澤之萑蒲舟鮫守之陂者
繁也言因下鍾水以繁利萬物也○斷水爲陂魏志
夏侯惇爲濟陽太守斷大水作陂自負土率將士種
稻人賴其利○箋云蒲柔滑之物芙蕖之莖曰荷生
而佼大興者蒲以喻所說男之性荷以喻所說女之
容體也正以陂中二物興者喻淫風由同姓生○涕
泗傳云自目曰涕自鼻曰泗○蕑箋云當作蓮蓮以
喻女之言信○菡萏箋云以喻女之顏色

檜

羔裘篇

序曰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潔其衣服逍遥遊宴而不能自強于政治故作是詩也○嚴氏曰凡人憂勞戒懼則不暇鮮其衣禹惡衣文王卑服衛文公大布之衣是也檜君如是不能自強于政治可知矣○孔氏曰按鄭語史伯于幽王之世爲鄭桓公謀滅檜云檜仲恃險此詩不知其在檜仲之前抑在其世然逍遥翱翔遊蕩縱恣有所恃之詞也

素冠篇

序曰刺不能三年也○韠大戴禮有朝服素韠○內則云端韠紳○註云古者席地而坐以臨俎豆故設蔽膝備濡漬韠之言蔽也在冕服謂之韍他服謂之韠○祥祭名去凶从吉之義禫之言淡淡平安意也○石梁王氏曰二十四月再期其月餘日不數爲二十五月中月而禫註謂間一月則所間之月是空一月爲二十六月出月禫祭爲二十七月徙月則樂矣○呂氏曰鄭康成王肅皆以素冠爲既祥之冠蓋引喪服小記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之文其說悞

矣惟其不能三年是以嗟傷不見旣練之冠若除喪之縞冠雖使短喪其除之也葢亦服是冠矣至于二章之素衣鄭說猶不通謂朝服緇衣素裳初無素衣之制遂轉衣爲裳牽合益甚矣三章之素韠于旣練之服雖無所考觀詩者當亦得其大意不必拘拘于禮文○春秋傳曰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也○子游曰旣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謂大祥後有來弔者雖不正當祥祭縞冠之時主人必著縞受弔後反服大祥後素縞麻衣之服也○禮記玉藻喪容纍纍○周禮保氏職云喪容顛顛○輔氏曰素衣素

冠不祥之服也常情之所厭見也檜國之俗不能行三年之喪則不復見此既祥之衣冠矣而當時賢者庶幾見之而不可得則至于憂勞如此是其心必有大不安者也幸而得見之則又爲之愛慕而欲與同歸爲一焉是又必有大慊于其心者也此秉彝之心也先王之制喪服亦以是心而已豈強民而爲之哉

萇楚篇

序曰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

○天謂始生之時也萇楚猗儺其枝柔弱牽蔓蓋如人之多慾者矣反思始萌其芽未有牽蔓之時生意

沃沃然甚可愛此所謂赤子之心也此檜君未有知識室家之時也曰無知無家無室者疾其君之多慾其詞過于激

匪風篇

序云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傳云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嘌嘌無節度也○廻首曰顧目視曰瞻○爾雅扶搖謂之猋謂廻風从下而上也○嚴氏曰此詩作于東厲之時猶都西鎬故言西歸○毛氏曰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亨魚則知治民矣○呂氏曰匪風下泉思

周道之詩獨作于曹檜何也政出天子則強不凌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徵發之煩供億之困侵伐之暴憔小國偏受其害所以睠睠周宗爲獨切也戰國時房喜謂韓王曰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意正如此〇外傳曰國無道則飄風厲疾暴雨折木陰陽錯氣夏寒冬溫春熱秋榮日月無光星辰錯行民多疾病國多不祥羣生不壽而五穀不登當成周之時陰陽調寒暑平羣生遂萬物寧故曰其風治其樂連其驅馬舒其民依依其行遲遲其意好好故詩曰匪風發兮云云

蜉蝣篇

序曰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孔疏曰昭公班以魯閔公元年即位僖七年卒○陳氏曰有法則儉無法則奢儉則寡欲寡欲則小人無所投奢則多欲多欲則小人得以中其欲而自售小人得志則國家必有危亡之禍而彼致禍之人亦且立而觀之耳因而挺之耳孰與圖其難而共其憂哉○掘閱或曰掘地而出升騰游翔王雪山曰管子曰掘閱得玉恐當時常談如此○一云掘閱挑撥貌○鄭氏曰麻衣深衣也見玉藻諸

侯之禮夕溪衣鄭玄注曰蜉蝣曹昭公君臣朝夕變易衣服也○按晉武郄獻雉頭裘宋太祖郄劉鋹進錢金馬鞍惡其淫巧以無益害有益也觀此亦可知蜉蝣之意矣○輔氏曰人心之體上下四方無不包括往古來今無不通貫可謂大矣至如蜉蝣之朝生暮死而不自知則亦不靈甚矣詩人所以憂之欲其于我歸處也○呂氏曰曹之賢者憂其君危亡近在旦夕倘無所依其于我處乎蓋欲如楚芋尹申亥舍靈王于家之爲也彼曹君方潔其衣服志氣揚揚而賢者已憫之如亡國喪家之人可哀也哉○謝氏曰此

忠臣愛君憂國之真情其慮深其思遠若禍亡之無日不自知其詞之痛惻也

候人篇

序曰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春秋傳曰晉欒盈過周王使候人出諸轘轅是送之也官以候迎爲名有四方來者則致之于朝歸則送之于境也夫賢者官不過候人是遠君子也三百赤芾是近小人也諸侯之制大夫五人今三百是愛小人過度也出注疏○一命緼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葱衡○惟鵜在梁或云詩意謂鵜于魚勤矣

出入泥塗翕受溷濁而后得魚今乃集于梁之上因人以飽曾翼之不濡猶彼其之子非有賢勞奔走之效而無功受祿也○鄭子華弟子臧當奔宋好聚鷸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閒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疏義曰鶘處所不當處之地則欲不遂小人服所不當服之服則身不稱○箋云鶘在梁當濡其翼而不濡者非其常也喻小人在朝亦非其常不遂其媾媾厚也遂猶久也不久其厚言終將薄于君也○鄭氏曰薈蔚之小雲朝升于南山不能為大雨喻小人雖見任于君終不能

成其德教○張子詩以薈蔚爲林木鬱茂而樵牧朝隮羣知趨利而不念幽居者之饑也葢壯者趨利于山則弱女饑于室小人肆志于上則君子困窮于下○箋云天無大雨則歲不熟而幼弱者饑猶國無政令則下民困病矣

鳲鳩篇

序云刺不一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一也○首章箋云興者喻人君之德當均一于下也以刺今在位之人不如鳲鳩淑善儀義也善人君子其執義當如一也執義一則用心固○眉山蘇氏曰從其在梅則

失其在棘从其在棘則失其在榛居一以侯之無不及者○定宇陳氏曰心結而儀一且不忒表裡一致也四國國人之皆正遠邇一致也胡不萬年久近一致也國人願其年壽之久豈非欲賴其表正之久哉○按晉文入曹責其不用僖負羈而命全其宗閭此君子豈其人乎

下泉篇

孔子曰于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孔叢子○序曰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小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嚴氏曰曹共之時晉文伯業方盛襄王

命爲侯伯下泉顧思明王賢伯何邪曹固可罪而文于曹虐矣執其君分其田以私恨故將甘心焉僅以貨免文寧能帖曹乎下泉愧不瓜矣○程子曰泉之潤物猶政令膏澤之及人泉寒冽則不能潤物在下則不能及物浸漬則害物苞叢生之茂者乃亦害之是皆不得其所也○陰雨膏之埤雅云方黍之苗也暑雨暴息無陰雲以覆之日隨蒸焉則苗槁矣將以潤之乃以害之也故詩以陰雨爲善○呂氏曰匪風下泉雖皆思周道之詩然匪風作于東遷前此一時也下泉作于齊桓之後又一時也○嚴氏曰匪風思

周而宣王中興下泉思周而周不復與無其人也○左傳郇文之昭也○錄甘棠于正風中則曰召伯所茇錄下泉于變風終則曰郇伯勞之賢臣之系于國家何如邪

豳

七月篇

孔叢子曰于七月見豳公之所以造周也○序曰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流火大火心星在東方天傾西北故自西而東則曰下而西流○漢書哀公十二年冬十

二月流火非建戌之月也是月也螽故傳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詩曰七月流火安成劉氏曰堯與云日永星火以正仲夏蓋堯時仲夏日在鶉火故昏而大火中及周公攝政時凡一千二百四十餘年歲差當退十六七度故六月而後日在鶉火大火昏中七月則日在鶉首而昏時大火西流于地之未位然此詩上述邠俗乃當夏商之時而言七月流火者蓋據周公時所見而言耳○風寒氣寒臨川王氏曰風而寒尚非其至也無風而寒于是為至○凓烈氣寒結而為冰月令十二月水澤腹堅是

也凓冽字从氷其義易見若觱發之爲風其義隱而難知以字言之觱羌人吹笛也其聲悲慘冬日寒風驟發其聲似之莊子所謂地籟宋玉所謂土囊殷仲文詩爽籟驚幽律哀壑叩虛牝是也總不若諺云三九二十七籬頭吹觱栗與詩言親切觱栗樂書名颯管又可證焉○耜周禮注古者耜一金兩人并發之○田畯至喜箋云喜讀爲饎饎酒食也耕者之婦子俱以饟來至于南畝之中其見田大夫又爲設酒食焉言勸其事又愛其吏也○二章傳云懿筐深筐也微行墻下徑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傷悲感事苦

也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豳公子躬率其民同
時出同時歸也箋云春女感陽氣而思男秋士感陰
氣而思女是其物化所以悲也○孔疏曰公羊傳說
築王姬之館云于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是諸侯之
女稱公子也按左傳莊三十二年雩講于梁氏女公
子觀之益可見○大戴禮曰有鳴倉庚倉庚者商庚
也商庚者長股也○家語載孔子對哀公論男女有
曰聖人因時以合偶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氷
泮而農桑起婚禮殺于此注云季秋織絍事畢婦功
成也而男子田工亦既休矣故可行嫁娶春至則不

暇也故婚禮殺而豳風于采衆時迨及公子同歸則嫁娶从春令矣不知家語所載何用○三章鵙仲夏始鳴至七月則鳴之極而將去矣○毛傳曰玄黑而有赤也朱深纁也祭服玄衣纁裳○考工記鍾氏說染法云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玄色在緅緇之間是黑而有赤也士冠禮爵弁服纁裳註云凡染絳一入謂之縓再入謂之赬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矣故云朱深纁也周禮天官染人云凡染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纁玄者爲祭服當及盛暑研之染夏者染五色謂之夏夏翟毛五色皆備染者擬以爲淺深

之度也○四章孔氏曰孟冬始裘而仲冬始捕獸者爲來年用之皮革踰歲乾冬乃可用又曰獨說冬獵者以取皮在冬大閱禮備故也○五章疏義曰舜協時月啓征有扈數其怠棄三正蔡氏以謂子丑寅之建唐虞以前當已有之今按何以卒歲在二之日下則夏正之歲也曰爲改歲在十月之下則非夏正之歲矣蓋以建寅數之者時王之正朔也以一之日數之者豳人之紀候也當時民俗蓋兩用之故詩于卒歲改歲亦互見○宇屋霤也向北向窗也釋文○漢書曰聿爲改歲入此室處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

文也民既入婦人同巷相从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从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是月餘子亦在序室（餘子庶子也）○周氏洪謨周正辨曰豳詩說者皆謂豳乃夏之列國故皆以夏正爲言不知曆數之紀三代一轍何必謂周公以夏時述夏事也借使豳風不然何故他詩言時月者亦皆从夏正乎且堯時仲夏日在鶉火大火昏中至周公時歲差既多則六月日在鶉火大火昏中七月日在鶉首而昏中大火巳西流至未矣故周公據目前所見而曰七月流火

使以夏時述夏事何不驗以夏時之星象哉十月改
歲亦言時至冬歲事將改猶堯典稱冬為朔易之義
呂氏不察其說而謂三正通于民俗尚矣周特舉而
迭用之耳朱子亦謂周歷夏商其未有天下之時固
用夏商之正朔然其國僻遠無純臣之誼又自有私
記其時月者故三正皆曾用也是謂周之先公私有
紀候之法故云十月改歲然既以十月為改歲又何
以二之日為卒歲乎○豳風于十月云曰為改歲言
農事之畢也祭義于五月云歲既單矣言蠶事之畢
也農桑一歲之大務故皆以歲言之耳○七章疏云

地官載師云場圃任園地注云圃樹果蓏之屬季秋于中爲場樊圃謂之園然則園者外畔藩籬之名其內之地種樹菜果則謂之圃蹂踐禾稼則謂之場故言春夏爲圃秋冬爲場○末章春秋傳曰黑牡秬黍以享司寒之神司寒玄冥北方之神故物皆用黑○肅霜傳云肅縮也霜降而收縮萬物滌場功畢入也兩樽曰朋饗者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箋云十月民事男女俱畢無饑寒之憂國君閒于政事而饗羣臣公堂傳云學校也觥所以誓衆也箋云于饗而正齒位故因時而誓焉飲酒既樂欲大壽無竟是謂

豳頌○孔氏曰黨正十二月因大蜡而飲酒按蜡祭乃天子勞農以休息之月令可考也謂之民間之禮殆非歟○

周公之富而其歸養也不欲以富自養乃曰茲予其明農哉然則農者公之志事習于生知而得于家傳者也七月一作葢所謂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

鴟鴞篇

序云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焉○傳云興也無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箋云時周

公竟武王之喪欲攝政成周道致大平之功管蔡流言成王不知其意而多罪其屬黨與者喻此諸臣乃世臣之子孫其父祖以勤勞有此官位土地今若誅殺之無絶其官位奪其土地又言鴟鴞之意殷勤于此稚子當哀閔之此取鴟鴞子者言稚子也以喻諸臣之先臣亦殷勤于此成王亦宜哀閔之傳云鬻稚也○文選注云鸋鴂鳥名也鴟鴞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病之愛憐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窠巢病之者謂不知托于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蔄風至蔄折巢覆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二章箋云鴟鴞自說

作巢至苦如是以喻諸臣之先臣亦及文武未定天下積日累功以固定此官位與土地○末章箋云巢之翹翹而危以其所託枝條弱也以喻今我子孫不肖故使我家道危也風雨喻成王也音嘵嘵然恐懼告愬之意○子貢古詩編次曰周公孫于魯殷人畔公憂王室勸王修政以備之賦鴟鴞○詩說曰管叔及其羣弟流言于國周公避居于魯殷王祿父遂與十七國作亂周公憂之作此詩以貽王欲王省悟以備殷全篇以鳥之育子成巢者比先王之創業而代爲之言也○東山詩說曰周公伐武庚既克而歸勞

其从行之士故作此詩也○朱子與蔡沈帖曰弗辟之説只从鄭氏爲是向得董叔重書亦辨此條一時信筆答之謂當从古注説後來思之不然是時三叔方流言于國周公處兄弟骨肉之間豈應以片言遽興師以誅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于王王亦未必見从則當時事勢亦未必然○按鴟鴞四章蓋極道武庚之情武庚之情既明則成王之疑自釋大誥曰殷小腆誕敢紀其緒曰予復反鄙我周邦此武庚之情而詩所謂毀我室與侮予者皆謂此也武庚雖包藏

此心而王室未有釁則亦安从而發哉不幸而三監
者入其機械之中爲所扇惑詩所謂既取我子也三
監爲武庚所取欲動搖周室而不間周公則不可動
于是流言曰公將不利于孺子此其謀欲使周室先
自生釁而後起而圖之也而成王果不能無疑周公
于是而不退去以待王心之察不惟非大臣自處之
義其不反寔奸人之口乎于是告二公而避位以去
項氏所謂既不君中則不躬之謗自息者既去而公
亦不汲汲于自明及居東二年而罪人之主名王自
得之葢奸人雖能爲幻于一時而徐之未有不情見

計露者也周公于是宛其本謀之所自而直以武庚之情陳之于王王可悟矣然而武庚之叛未形也故未能决然遂以公爲是而亦未敢誚公爲非周公陳武庚之情而一已之心迹不足復言乃若武庚之志欲紀亡殷之緒復其舊物而覆我周室其禍不在周公之身已也王雖或已知周公之無他而或未足以及此故周公曰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言憂在王室而已之鳴不得不急也武庚若起王室安危有未可知者此感喻王之深也鴟鴞之詩斷在管蔡武庚未誅之前若既誅而

成王尚未知周公之意則王心之蔽深矣豈區區之詩所能回豈自述其勤勞所能感動哉公之東征也邪君御事有艱大之疑公尚諄諄化誘使其心了然無疑而後誕以爾東征況于流言之初討罪大事不出王意而遽可動乎以大誥攷之東征出于王命也明甚東征出于王命則在迎歸之後不又明甚乎尚書日記

東山篇

序云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首章制彼裳衣勿士行枚箋云勿

猶無也女制彼裳衣而來謂兵服也亦初無行陣銜枚之事言前定也春秋傳云善用兵者不戰又云蠋蜎蜎然特行久處桑野有似勞苦者此敦敦然獨宿于車下誠有勞苦之心〇三章傳云敦猶專專也烝衆也言我心苦事又苦也箋云此又言婦人思其君子之居處專專如瓜之繫綴焉瓜之辦有苦者以喻其心苦也烝塵栗析也言君子皆在析薪之役是其苦也君子既有此苦已久不得見之于今三年矣所以思之甚也〇末章其新孔嘉箋云嘉善也其新來時甚善不知其久當如何又極序其情樂而戲之〇

古者婚禮之費省矣幣止于緇帛五兩牲止于魚祭而饋然承筐無實亦非也故曰九十其儀○周禮婚娶毋得過五兩○流言之變始末詳于金縢毛鄭諸家誤解遂致紛亂四起而事晦矣葢武王沒成王幼不能踐祚周公攝位負扆而朝諸侯尊寵極矣然管蔡兄也周公弟也管蔡內忌周公以弟而反擁乎其上而外挾武庚倡流言以搖中外公不能以區區之忠處于鑠金銷骨之日矣故退而居東二年而罪人斯得居東者非東征葢避謗于野也東不詳地名意反而居晉時豐鎬西而晉東古者罷相則歸就封國

言斯得者成王乂而浸知罪繇二叔也成王之疑漸開公乃作鴟鴞詩貽王蓋居東時所作及風雷變而王啓金縢以卜而得公所爲代武王之說後悔悟而出郊以親迎之復冢宰之位既復位而庚挾三監以叛後乃東征作大誥多士多方以定殷亂東征歸而詩以勞軍士東山之所由作也毛鄭諸家誤解金縢之居東者即詩之東山遂混而附會之耳且是時管蔡爲流言直譏及公叛形未著也公惡得以譏言及巳不待王命而擅誅之又況金縢言居東二年東山則言三年歲時亦不同不過冢東之一字雷同附和

而致是耳〇武庚之所叛者何也商家之法兄亡弟及爲多武庚習見其然恐周公遂乘武王之崩而及之耳況管叔兄也周公弟也武王之位管宜及之管叔所以益疑周公而畔也〇流言若水之流無根之言也三監蓋陰造不利之言使播之于周故曰流言〇蔡氏書傳以此爲避居時事似亦有可信蓋東征三年居東二年年數不同非東征一也流言方起遽以小嫌征之將益滋王之疑二也且東之一字傳書者以爲國之東及考之成王出郊則當時周公必如今之釋位待罪如國之東郊以居耳豈當國大臣為

有越國而行者乎則必如春秋奔齊奔魯之輩以大臣之尊而爲匹夫之計周公必不爲此三也凡書之次皆經夫子所定今觀金縢列于前而以大誥繼之又以微子之命繼之傳書者則曰周公避居二年歸後二叔懼前日之流言恐周公之爲累始挾武庚以叛故大誥乃東征之詞皆成王命周公者也公敢擅命而行乎及誅武庚乃封微子書之次第歷歷可考四也詩曰無毁我室曰或敢侮予曰風雨所漂搖此乃公居東時預見二叔武庚將有潰亂之勢而作一以釋罪而明吾之心一則勸王爲先事之備觀無毁

之言非東征五也或者執旣取我子一言爲東征之證不知二叔一挾武庚而叛卽爲武庚之黨無復得列于周公之儔矣何必以誅之而后爲取乎六也此六者蔡傳之可信也然詩傳經朱子之手則眞有可信而不可非者蓋書金縢曰我之弗辟無以見我先王疑者正起于辟之一字孔氏以辟音僻如致辟于管蔡之謂故以居東卽爲東征朱子正从孔氏作傳則居東之爲東征一證也蔡傳謂公不應擅興誅伐不知周公受顧命安天下流言一起天下不安公只得以兵安之寧得曲避哉先儒謂此處未可以一毫

私意觀者是也此二證也况我無以告先王之下則日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得此罪人則天下安安然後可以見先王于地下三證也况詩明日既取我子則爲既誅管蔡無疑若作避居之時之言則公有死其兄之心非所以爲公也此四證也若以爲三年二年時日不同不知東征二年罪人斯得而王疑未釋始作鴟鴞貽王又感風雷之變始悟而迎公于是周公東征巳三年矣以首尾計之凡三年也苟以二年是居東三年是又東征則公攝政七年間無一日不在東胡得輔王致太平制禮作樂邪此五證也

況公居東東人喜得見之如伐柯九罭之詩若以爲居國之東郊則東人習見熟矣何無使我悲之留拳拳乎若以爲首尾七年在東山則東山之人亦習見熟矣又何無使我悲之留拳拳乎必是居東剛三年遂有迎公之舉所以拳拳留之也此六證也故如蔡傳之言疑必朱子未定之見如詩之言必朱子既定之見也吁安得起朱蔡二先生于九原而與論詩書哉○汪畝曰予讀金縢之書言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而疑朱子詩傳鴟鴞篇从漢孔氏說弗辟之辟音闢謂致刑辟而誅殺之也鄭氏註詩言周公以

管蔡流言辟居東都則讀為辭避之辟蔡氏注書則从鄭說愚讀詩書三復致疑而未能決因合詩書之經反覆求之始信鄭說為是確然不疑何也流言者危周公間王室然未明其何所由起則一時是非猶昧周公未宜遽興師問罪故曰我之弗辟則無以告我先王是以退避而居東都二年然後是非明白而知流言出自武庚管蔡故曰罪人斯得蓋得罪人之情實也既曰居東則非東征可知矣意者公雖退居避位然必尚得將帶侍从護衛之人以自隨非如後世大臣貶黜不得一人自隨比也其作鴟鴞之詩極

言恩勤保育王家先事預防勞勩為甚遭逢外患不得不言其時促其情哀益避居之時所作非興師問罪所發之情辭也苟非成王復感風雷之變而迎之則大誥何由作東征之師何由而出乎奉命東征陳師鞠旅方率友邦冢君卿士司馬偕行然前日从以居東衛士未嘗易也觀大誥一篇參以豳風數詩觀之可見矣夫以王師出征三監誅武庚以周公之神聖才藝而將之以討有罪名正言順必不久淹歲月不過半年期月閒事爾必不再勞師征三年之久竊惟周公避居東都二年罪人斯得于是大誥東征又

一年爲三年王感風雷而迎周公必輕身奔赴軍士居東或未偕行雖行亦不得并留受命出征軍士隨往武庚既誅歸勞東征之士則三年矣故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惟公退讓而避居東都故再言公孫碩膚以賛美之假令公遭流言之變是非之實未明輒假王命以興師旅將孰知而孰信从之乎詩人安得有狼跋疐尾之况故朱子晩年亦从鄭説其答蔡仲默書可考也

破斧篇

嚴氏曰詩人言兵器必曰弓矢干戈矛戟無専言斧

斨錡銶者斧雖兵器所用而以斨並言乃豳民所用以採薪者又錡為鑿屬銶為木屬以類言之知皆非兵器矣周公奉王命討罪有征無戰四國聞王師之至即窮蹙自守公又遲之三年不為急攻之計故未嘗从事于戰陣惟行師有除道樵蘇之事斧斨之用為多歷時之久則必敝故此詩言管蔡之亂何能為哉但能破我斧缺我斨其兵器原無損也蓋周公東征惟四國是正而已即孟子言征者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彼自外于周公一視同仁均為我民不忍疾之乃哀矜之周公之德如天地之無不覆載豈不

大哉○孔氏云東征無戰陳之事然則破斧缺斨非
爲戰也公提王師以臨武庚之小醜若用其兵力一
鼓滅之何待三年之久乎觀尚書所載周公化商之
事勤拳懇惻如父兄之愛其子弟真所謂哀我人斯
也若以爲殺戮之多至于破斧缺斨則是與之血戰
而僅勝之亦疲憊甚矣○書傳曰武王殺紂繼公子
祿父及管蔡流言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死成王
幼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
三監叛○序曰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毛
氏曰四國管蔡商奄也○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

左傳周有徐奄注二國嬴姓分魯公因商奄之民○通鑑外紀奄君謂武庚祿父曰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祿父从之奉奄淮夷叛周公奉王命興師東伐○書多方注云奄國在淮夷之傍○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叛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三年乃作師旅臨衛攻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霍叔縊乃囚蔡叔于郭陵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遷于九里成周之地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東○詩說曰周公至自殷四國美之賦也

伐柯篇

序曰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首章傳云柯斧柄也禮義者亦治國之柄○箋云克能也伐柯之道惟斧乃能之此以類求其類也以喻成王欲迎周公當使賢者先往媒者能通二姓之言定人室家之道以喻王欲迎周公當先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又先往○二章傳云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箋云伐柯者必用其大小長短近取法于柯所謂不遠求也王欲迎周公使還其道亦不遠人心足以知之之子謂周公也王欲

迎周公當以饗燕之饌行至則觀樂以悅之○安成劉氏曰昏禮用特豚夫婦各一胖合升于鼎俎所謂同牢而食也然其禮有醯醬二豆菹醢四豆無設籩之文○程子曰伐柯乃既得罪人之後周公遲留未歸刺朝廷不知所以還公之道○詩說曰管蔡以殷圍衛大夫議迎周公作此詩一章全比也二章比而賦也

九罭篇

鱒目中一道赤横貫瞳俗呼赤眼鱒好獨行如危行然故从尊極難致見網輒逝魴則說苑所云得餌若

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也況姬公居東埤雅曰鱒魚圓魴魚方況公道以圓内義以方外幽史○程氏曰鱒魴魚之美者施九罭之網則得鱒魴之魚用隆厚之禮則得聖賢我欲遘之子當用上公禮往逆之○程氏曰次章言公之不得其所也鴻飛戾天者也今乃遵渚言公之不得其所公既征而歸則未得其所蓋朝廷未以師保重禮往迎也使公不得其所于女信安處矣則深責在朝之人也三章不復亦謂未還舊職宿安息也末章是祈反周公誠切之意○序曰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無以我公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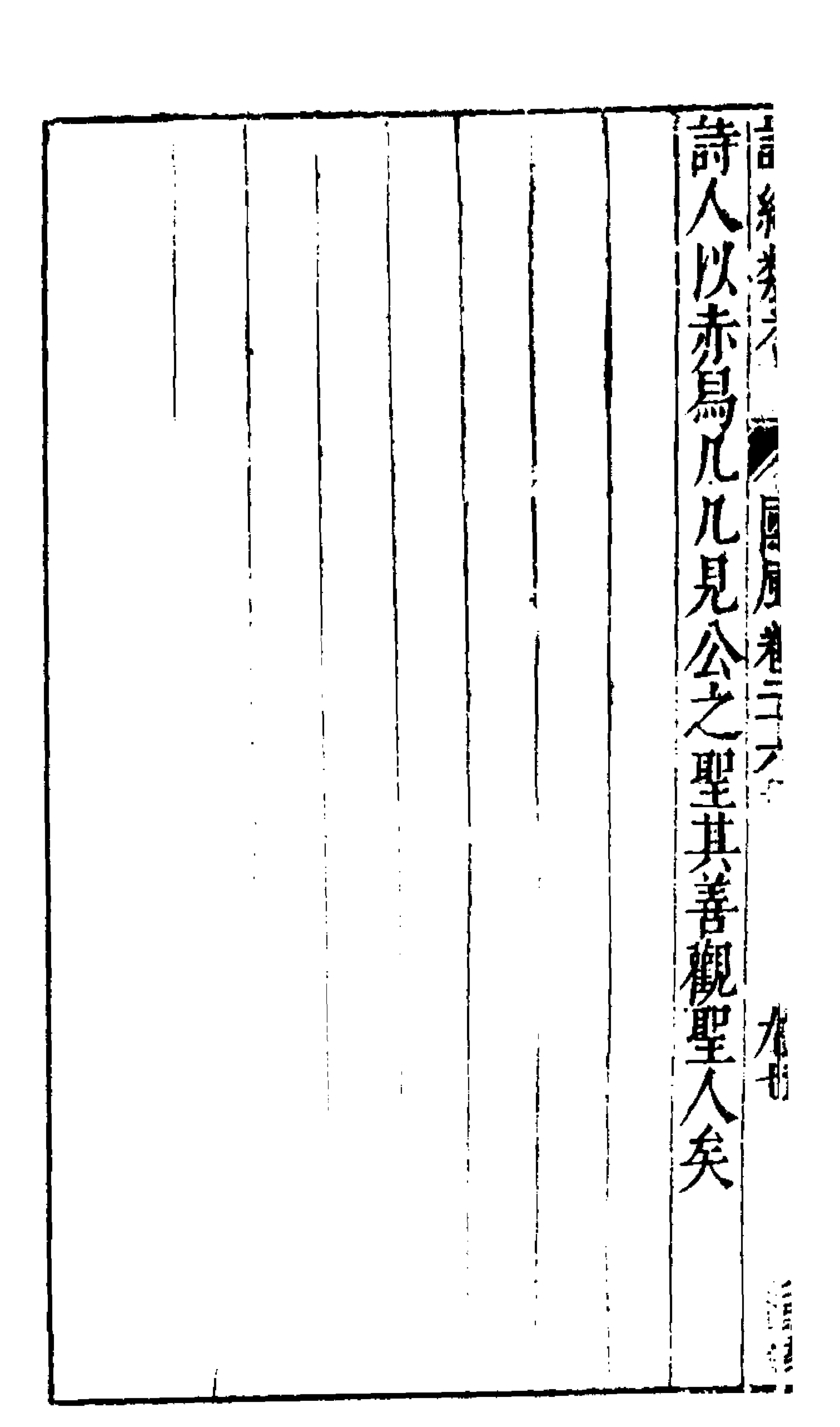
兮箋云願其封周公于此以衮衣命畱之無以公西歸也公西歸而東都之人心悲恩德之愛至深也○傳意王有衮衣而不迎周公故大夫刺之言王是以有此衮衣兮但無以我公歸之道兮王意不悟將使我羣臣念公而心悲兮○輔氏曰伐柯喜其得見九罭願其久畱東人之愛公有加而無已也○朱氏曰周公之心軍士知之周公之德東人喜之而成王幾或不㳙軍士東人之智非鴟鴞之詩貽于前風雷之變彰于後則王之疑終不可解公之忠卒不可白而文武之業隳矣所幸周公之誠足以動乎天而應乎

人故亂不終于亂而反乎治也其功不旣大哉○詩說曰周公歸于周魯人欲留之不可得作是詩與也

狼跋篇

序云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傳云孫如字公孫成王也豳公之孫也赤舄人君之盛屨也几几絇貌○箋以公爲周公孫爲遜遁之意周公攝政致大平復成王之位孫辟此成王之大美欲老成王又留之以爲太師履赤舄几几然○孔子曰于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爲聖也○狼善顧蓋多慮之物眩于利害

則跋焉疐焉固其所也○王舄有三等赤舄爲上冕服之舄王錫韓侯玄衮赤舄是也複下曰舄襌下曰屨几几所以爲安故几几安也公孫碩膚道成王大美聲稱遠也小爾雅○舄字古篆象鵲形以爲屨飾也屨象取諸鵲鵲知太歲欲人行履知方也諸侯冕服用舄他服用屨○詩說曰周公居于魯人睹其德容而作是詩先比而後賦也○程子曰周公至公無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故雖危疑之地安于舒泰赤舄几几然安也○嚴氏曰凡人處利害之變則舉趾不安其常懼者或至于喪屨喜者或至于折屐



詩人以赤舄几几見公之聖其善觀聖人矣